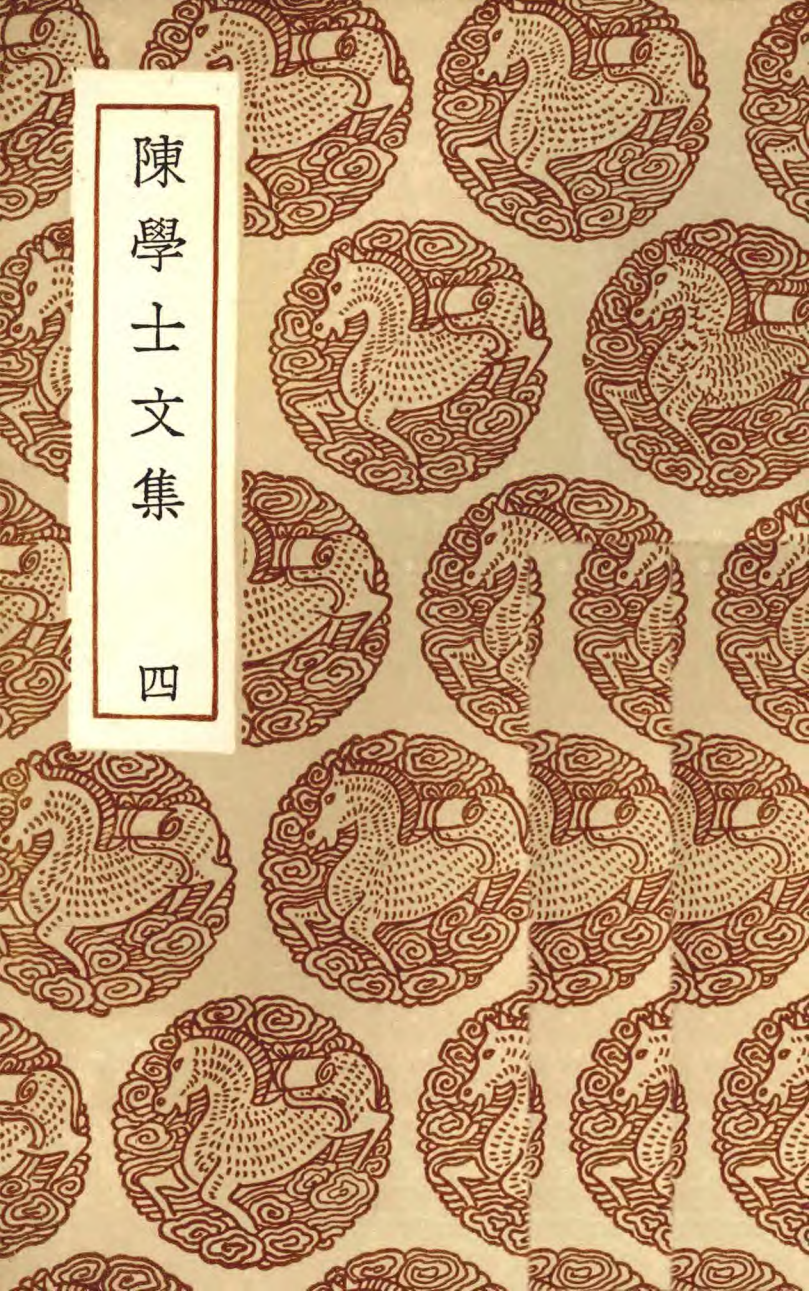


陳學士文集

四



陳學士文集

(四)

陳儀著

陳學士文集卷九

論

河圖陰陽老少進退饒乏論館課

河出圖。陰陽呈數。天地之道。聖人之權。行乎其間。奇之陽也。耦之陰也。兩行而互宅。陽稊於一。啟於三。以七而盛。以九而窮。而陰卽生乎其盛。乘乎其窮。是陽再進。而陰已在其內矣。陰伏於二。壯於四。以六而老。以八而極。而陽卽生乎其老。乘乎其極。是陰再進。而陽已在其內矣。陰在內者。陽之退也。陽在內者。陰之退也。然皆及陰陽之盛時。是以進爲退也。陽左行乎陰之中。至南始得其位。而出陰之外。陰右行乎陽之中。至北始得其位。而出陽之外。陽窮於九。而一生於陰位。陰窮於八。而二生於陽位。如環無端。此天地之道。所以無間也。一生而六成之。二生而七成之。三生而八成之。四生而九成之。生於內。成於外。如物有偶。此天地之道。所以並行也。然奇者命之曰陽。耦者命之曰陰。於奇之中。而命一與九爲老。三與七爲少。於耦之中。而命四與六爲老。二與八爲少。則皆聖人命之也。聖人以爲有陽不能無陰。而陰之數倍於陽。欲使陽常處饒。陰常處乏。故陽三進而始窮。陰再進而已老。使老陰退處無用之地。而八之少陰。同三之少陽。合而得配。此扶抑之微權。所以作易以持世道人心之大機也。

學顏子之所學論館課

效性而動謂之學。學不至於復其性之本然。是猶未學而已矣。聖門弟子七十人。獨薦顏淵爲好學。由之勇。賜之知。求之藝。皆世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聖人未嘗以好學與之。豈其所學者。各得其質之所近。而於其性之本然者。猶未復歟。周子言顏子之學。旣稱其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因爲學者決學之趨。曰。學顏子之所學。斯誠有契於聖人之指矣。聖人欲人學以復其性。必先化其質之所偏。故勇如由。智如賜。藝如求。雖稱之各當其能。而多致其裁抑之詞。恐後之學者。不惟性之復。而惟才之務。雖學之終身。卒與道無與。卽以三子之賢。得聖人爲之依歸。而性與天道之間。猶戛戛乎難之。況後世去聖人浸遠。各以其意之所安。爲學之所嚮。縱有英達絕人之姿。而其所成就者有限。自孟子而後。漢唐諸儒。極其能事。不過事功才氣之末。而性命之旨。無聞焉。周子出而探聖學之真源。闡絕學之要指。太極之說。昭然揭性體以示人。而通書之作。廣其義而博其趣。故言學斷以顏子爲法。夫顏子之學。復其性之本然而已矣。性之體則中也。其發則和也。學者不知涵養其未發之中。則睹聞之先。已有偏倚。感物而發。過差失節。喜怒哀樂。乘於私意而不自知。雖欲不遷不貳而不可得。其於仁也遠矣。如是而言學。雖終身學。吾不知其所學者何事也。中庸言君子戒慎恐懼。雖不睹聞。猶不敢忽。斯非涵養其未發之中歟。所謂依於仁。而怒與過已澄其源矣。慎獨於隱微。推之應物之際。無少差謬。何至違仁於顯。有所謂怒而遷。過而貳者。此卽顏子之學。授之夫子。而子思傳之。孟子繼之。周子尋墜緒於千載而發明之者歟。學者可以知所用矣。

昔聖人遠而禮樂之說不明。後儒率以爲太平之彌文。治定功成而後制作之。以示崇增美。故曰。禮樂非百年不興。吾獨不知百年之前。其所以成功定治者。出於何道也。夫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苟求其本。然後知其爲天爲性。爲道爲教。爲聖人所不得已而作。而非故爲是繁委飾治之具而已。周子曰。禮。理也。樂。和也。旨哉。可謂知本矣。天生人而命之性。故有物必有則。其端視聽言動。其倫君臣父子。其感而發也。喜怒哀樂。莫不有其當然而不可易。自然而不容已者。當然者。理也。自然者。和也。聖人因其當然而禮以生。因其自然而樂以成。今夫孩提之童。喜而笑。怒而啼。持以手。行以足。愛知親敬。知兄教之。拜起坐立。則居然拜起坐立。此何嘗知有禮樂哉。聖人曰。其體則禮之體也。其情則樂之情也。秩之而節文。詳焉。宣之而聲容備焉。密其數。則進退俛仰。大其施。則朝廟邦國。精其說。則天地鬼神。庸其事。則飲食男女。禮經之而樂緯之。禮別之而樂通之。使人各安其當然而不可易。各得其自然而不容已。無一事一時而非理與和。則無一事一時而無禮與樂。以之治心而心平。以之爲政而化洽。施之天下國家。無所往而不當。此二帝三王所以脩己治人之善物也。自周之衰。爲禮樂之說者。切切於文物聲明器數之末。而忘其本。及秦壞王制。並其末而亡之。漢人不知以禮樂致太平。而謂禮樂爲太平之極軌。卑論儕俗。而不敢議復。嗟乎。豈知其爲理與和哉。苟知其爲理。則天下不可一日無理。知其爲和。則天下不可一日不和。孜孜講求。惟日不足。何待百年乎。惜乎其未聞周子之說也。

樂本乎政論 館課

樂也者。生乎聲也。聲也者。生乎氣也。氣也者。生乎心也。心之所感。氣至斯作。而物來應之。其樂心感者。其聲。聲以緩。其哀。心感者。其聲焦以殺。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然則人心其樂之本乎。而濂溪周子以爲樂本乎政。蓋嘗求其說矣。人各有心。而哀樂不能以自主也。政實爲之。今有比閭而處者。其家富以完。御其人者。寬以逸。則臧獲僮客。皆于其容。喁喁其聲已。而視其鄰之人。呻呼愁嘆之勿絕也。則畜之者。覺而御之者。迫也。以家例之。國亦宜然。以國例之。天下亦宜然。昔季子札觀魯樂。論十五國之風。貞淫儉奢。皆若入其俗。行其野。親接其士女。無他。以其政考之。而知其當然也。強國之政。夸其人心。驚以辟。故其聲囂。弱國之政。煩其人心。懼以思。故其聲促。亂國之政。慢其人心。惰以淫。故其聲靡。治國之政。簡其人心。靜以舒。故其聲平。然則政之應在心。心之應在氣。氣之應在聲。樂也者。政之聲也。則政也者。樂之本也。今有御琴者。調絃撫節。操先聖之遺音。雍容雅奏矣。而忽有觸於其目。而動乎其心者。則手與器之間。劃然變之。而況乎朝廷之上。刑賞之大。操人心哀樂之原乎哉。是故咸池之奏。軒轅之治譜也。簫韶之音。虞氏之風謠也。立乎千古之下。而聞其聲。想其風俗之美。恍然陟其庭。見其君若臣之相與委裘正笏。意識色授。而舉而措之也者。此子貢所以等百王。而莫之能違也。周子可謂知樂之本矣。

一故神兩故化論館課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可謂之兩乎。陰陽可謂之一乎。一無體。有體則不能神。兩無方。有方則不能化。不神不化。不可以爲道。善言道者。見一於兩。見兩於一。忘乎兩與一。斯遇夫神與化。張子曰。一故神。兩故化。斯

言得之。其所謂一。合兩而一之也。非有所爲一也。有所爲一。則一而已矣。一何以神。其所謂兩。分一而兩之也。非有所爲兩也。有所爲兩。則兩而已矣。兩何以化。張子之意。蓋謂兩之神。神於兩之能。一之化。化於一之能。兩陰陽相體而不測。不測則神矣。陰陽相待而不物。不物則化矣。是故一藏於兩。一不可名。神藏於一。神不可見。張子於兩之非兩者而見一焉。言之所以窮神也。兩生於一。兩不可殄。化生於兩。化不可窮。張子於一之非一者而見兩焉。言之所以達化也。天地萬物。皆待化以成體。而化本於神。神本於一者。所以立命也。天地萬物。皆待神以成始。而神乘乎化。化乘乎兩。兩者所以正性也。若張子可謂得性命之情者矣。

湛一氣之本論館課

人生於氣。而役於氣。若馳若驟。而莫之能止。凡有所爲。無非氣者。無非氣矣。我安在耶。天載我以形。而生我以氣。生我者適以役我。則氣之性也甚矣。氣之生。豈端使然哉。請尋其本。張子曰。湛一氣之本也。試申之。今夫水激而爲湍。揚而爲波。沸而爲濤。洄而爲洑。當其衝擊奔怒。不能自止。雖水亦不知其所以然。然而水之本。未始爾也。涵之在泉。澄之在淵。湛然一水而已矣。非有爲湍爲波爲濤爲洑者之設乎。其內也。唯氣亦然。人生而靜。其有氣也。如未始有氣也。如未始有氣者。氣之湛也。其未始有氣也。其止有氣也。其止有氣者。氣之一也。湛則虛。湛則明。湛則靈。合虛與明與靈。而畢含於靜。故湛若一。則純。一則專。一則寧。合純與專與寧。而總極於冲。故一若。惟其然也。故可以載維皇之衷。故可以受萬物之備。故君子持之。

以戒慎恐懼。以養其未發之中。故聖人主靜。立人極焉。由是而帥於志。充於體。暢於四肢。發於事業。浩然塞於天地之間者。皆是物也。流行而不可禦。充周而不可窮。而所謂滿一者。一如其本然而已矣。世之人昧於攻取之欲。以爲氣之固然。而甘爲之役。是猶撓水而濁之。激水而怒之。搏水而躍之。及其奔逆橫流。則以爲固然無足怪。是豈水之本也哉。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論館課

不偏之謂中。無窮之謂大。定大之體。中無不周。盡中之域。大無不適。二者異名。而不可相無也。而求中者。必先之大。張子所謂極其大而後中可求者。請得而申其說。今夫天之體。若此其無窮也。可謂大之殷也。而測天者。定天之中。必合周天而計之。無不適均焉。夫中非有處。無不適均之處。卽其處也。譬之射。期於命中。中地蓋無幾耳。然必見其所不欲射。而後得其所欲射。然則中也者。羣不中者之中云爾。聖人見道之無窮。而名之曰大。聖人見大之無窮。而定之曰中。中卽大之中也。大卽中之大也。無大則亦無中焉矣。今之學者。以所見爲大。以所大求中。是猶坐井觀天。以天體爲盡。於是而因以所盡者之中爲中。是豈得爲中也乎。然且語而不舍者。非其所謂中者不中。而其所謂大者不大也。非不大也。大不極。則大非其大也。有方則不大。有方之大。則大不極。見隅則不大。見隅之大。則大不極。極之爲言。大而不自知其爲大者。也不自知其大者。化乎大者也。化乎大而後大無方。無方者。絜其方而中出焉。化乎大而後大無隅。無隅者。周其隅而中見焉。得中則大在我。從心之矩。錯綜之而不窮也。付物之則。曲成之而各當也。斯聖者之

性與天合而豈巧力之所得與哉。

久者一之純大者兼之富論館課

天下之物有息生於有間有間生於貳有外生於有內有內生於私聖人之心不貳不私□以無間成無息之久而無內成無外之大橫渠張子曰久者一之純大者兼之富聖人之所以肖天地□□□□□□矣一者不貳之謂也兼者不私之謂也今夫人之爲言也固有渾言之不如析言之之著也析言之不如約言之之精也渾言之曰久析久而得無息有息固不能久矣析無息而得無間有間固不能無息矣張子曰一一則不貳不貳則無間無間則無息無息者久之至也舉不貳而無間且息者約之於一而其意已曉然若曰聖人無所謂久也是一之純焉者而已矣渾言之曰大析大而得無外有外固不能大矣析無外而得無內有內固不能無外矣張子曰兼兼則不私不私則無內無內則無外無外者大之殷也舉不私而無內與外者約之於兼而其意已恍然若曰聖人無所爲大也是兼之富焉者而已矣一無體兼無量聖人之無所有者不可名名之曰一聖人之無所不有者不可名名之曰兼惟其無所有故能無所不有一之所以兼不一也惟其無所不有故能無所不一之所以兼於一也乾易坤簡聖人肖之張子於是乎知聖

大易不言有無論館課

天地恢恢其道一也萬物芸芸其性一也四時齊齊其運一也鬼神洋洋其德一也大哉易乎闡天地體

萬物推四時之變。顯鬼神之情狀。而爲言。言其一也。其言不一。正所以言其一也。或言理。或言氣。或言數。或專言之。或兼言之。以不一言其至一而已矣。理與氣一。氣與數一。數與理一。本末精粗。幽明隱顯。皆通爲一。學者知通爲一。則有無之說不生。有無之義不立。且夫天地鬼神。四時百物。孰隱孰顯。孰幽孰明。孰本孰末。孰粗孰精。將以有象有形者爲有。無方無體者爲無乎哉。則是有天地而無鬼神。有萬物而無四時。其不可行明矣。若以爲有生於無。則是有之先。先有一無。先有一無。無亦成有。若以爲凡諸所有。總謂之無。有既不成。無亦不立。聖人知隱微之一體。幽明之一致。本末精粗之一貫也。故作易以闡其化而窮其神。而何至言有無。以自破壞其說哉。太虛者。氣之體也。其理謂之神。又謂之性。無形無感。不可謂無。客形客感。不可謂有也。太和者。氣之用也。其理謂之化。又謂之命。散殊而可象。不可謂有。清通而不可象。不可謂無也。且夫易何所生。易生於卦。卦生於畫。畫生於一。一變而無恆。動而不居。是以相錯而八相累。而六十有四。凡易之所有。皆自一生。而所謂一者。天地鬼神。四時百物之蘊。無不備焉。而不可名。故名之曰易。既謂之易矣。且得爲有乎。既已謂之易矣。且得爲無乎。有無不足以言易。故張子曰。大易不言有無。此橫渠之見易知道。而非往而不返。物而不化者之所敢望也。學者當合太和參兩諸篇讀之。則易之理。思過半矣。

剛柔地道法之效也 論館驛

積氣之謂天。積質之謂地。峙爲山。疊爲石。結爲鹵。兀爲墳。腴爲壤。汙爲塗。皆質也。集萬質而爲地。析地而

爲山爲石爲鹵爲墳爲壤爲塗。然則地無質乎哉。地以萬質爲質。是無質也。地無質而有道。其道若何。曰剛柔而已矣。張子大易篇言一物兩體。而曰剛柔地道。法之效也。試論之道也者。地之所以爲地也。非質之謂也。所以質之謂也。法者道之迹也。效者法之徵也。有道則有法。有法則有效。效者效其法而已矣。法者法其道而已矣。其道剛則道所造之迹亦剛。法所徵之效亦剛。剛之必不可爲柔。若有畫之而一者矣。其道柔則道所造之迹亦柔。法所徵之效亦柔。柔之必不可爲剛。若有律之而齊者矣。故曰法也。山爲剛亦有柔。壤爲柔亦有剛。剛柔錯出而不可離。亦並行而不相悖。於其不可離者。觀法之經。於其不相悖者。觀法之緯。經則疏而主通。緯則密而多理。經緯合而地之爲地成矣。於是有無質之地。立於萬質之先。而後有有質之地。持乎萬質之下。故曰道也。道者太極而已矣。太極一物而兩體。曰乾曰坤。乾在天爲陽。在人爲仁。而在地則爲剛。坤在天爲陰。在人爲義。而在地則爲柔。故三才莫不兩。而兩莫不一。張子深於易。故言必逢其原。豈若異學之析地爲塵。視地爲塊者之泥迹而遺乎道哉。

太虛者氣之體論館課

聖賢之於道。真見其然而莫能質言也。於是多方以形容之。子思子所謂未發之中。周子所謂太極。張子所謂太虛。言雖各殊。義實相發。皆真見道之所以然。而形容之無不盡。使學者因其言而想見其所以然。得言而象可忘也。得意而言亦可忘也。乾稱篇曰。太虛者氣之體。請得而申論之。太虛之爲言。未始有氣之謂也。亦未始無氣之謂也。使其有氣。何以謂之虛。使其無氣。又何必謂之虛。既已虛矣。且得有氣乎。既

已謂之虛矣。且得無氣乎。不可以爲有。不可以爲無。有無之所不能分者。有無之所不能倪也。不得已而謂之太虛。子思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而曰中。周子言動生陽靜生陰之本體而曰太極。皆其不得已之詞焉耳。中亦極也。極亦虛也。虛亦中也。未發謂之中。未發非虛乎。太極本無極。無極非虛乎。張子眞見夫氣之體。而無以言之。不得已而謂之太虛。若曰。人之所見爲氣者。氣也。而非氣之體也。氣之體。太虛而已矣。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聲臭俱泯。而聞見之無所加也。思爲俱絕。而擬議之無所容也。故曰太虛。知氣之體之爲太虛。則凡氤縕布濩。浮沈升降。往來屈伸。萬有不齊之變。皆可以太虛視之。曰其體本爾也。皆可以太虛忘之。曰其體不爾也。而世之人。方自囿於氣之中。執其有而不化。或思超乎氣之外。淪於無而不返也。不亦惑乎。故君子守中而體極。所謂太虛者在我。而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矣。

陳學士文集卷十

傳 事略

洪尼雅喀傳

洪尼雅喀、噶哈里人也。與弟薩蘇喀等，並以材武爲鄉里豪傑所推。太祖初起時，扈倫諸國爭爲雄長，而烏喇尤橫。東西略人爲兵，洪尼雅喀爲所虜，中途棄妻子，亡走噶哈里。攜父母諸弟及部族四十人來歸。太祖嘉之，授拜他喇布勒哈番。天命三年，從征明，力戰有功，晉秩爲三等阿達哈哈番。從太宗攻錦州，未下，奮勇登其城，毀堞，隕而傷足。弟某馳救，免。追兵至，弟闖死，乃進洪尼雅喀秩爲二等阿達哈哈番。任工部尙書罷，起爲戶部侍郎。順治三年卒。年六十五年。太祖配天禮成，加恩舊臣，晉秩爲一等阿達哈哈番。世襲罔替。子伍拉禪襲伍拉禪沈毅有膽略，初授護軍參領，守副都統，已爲真。終刑部侍郎。王帥之擊流寇於潼關也，伍拉禪以右翼從，營甫立，賊衆來犯，擊卻之。又敗其步兵潼關外。以前鋒擺牙喇設伏扼賊衝，擊其騎，兵破之，復連破其步兵二營，賊無固志，遂遁。伍拉禪臨陣安閒，敵迫輒領纛深入，爲諸軍先。故所向有功。取平湖，擊敗湖上敵船，獲船十一艘。從端重親王取杭州，擊敗馬士英。方國安兵於郭外，從將軍譚泰征江西，攻南昌，賊五犯陣，以右翼兵連卻之。軍還爲後拒，卻敵者二。渠帥金聲桓、王得仁以步騎七萬薄我，疾鬪大破之，聲桓死。江西平，取袁州，擊敗僞總兵朱翊銑兵千五百人土山上，定郡一縣二。

由一等阿達哈哈番。加一拖沙喇哈哈番。七年。天下大定。上皇太后尊號。禮成。覃恩進秩爲三等阿思罕尼哈番。九年。皇帝大婚。禮成。上皇太后尊號。覃恩晉秩爲二等阿思罕尼哈番。世襲罔替。以副都統奉命勦趙北口淀賊趙鳳岡等。擊之良店。出杜爾巴牛彖於圍中。斬鳳岡等五人。殲其黨千餘人。獲船百餘艘。分遣哈齊哈巴圖魯吳班等。擊三臺村賊渠田東樓。楊牌子。擒之。斬五百餘人。獲船十一艘。以副都統領右翼協取舟山。僞總制陳六御。僞英毅伯阮思。渠帥張洪德。以三萬人。船二百餘艘。列陣海上。迎戰。擊敗之。獲僞總兵陳大任所乘舟。及兵船二十五艘。紅衣法貢礮百六十位。遂復舟山。定其民。授拜他喇布勒哈番。並前職爲一等阿思罕尼哈番。世襲罔替。康熙六年卒。初爲刑部侍郎。知英王藏刀事。不以聞。削一拖沙喇哈哈番。餘如故。子胡拉禪襲。有罪免。朱馬喇襲。朱馬喇者。洪尼雅喀少子也。洪尼雅喀三子。襲父職者二人。中子朱拉禪。自以戰功。授阿達哈哈番。任副都統兼佐領。而伍拉禪之子伍舒。亦以戰功。授一拖沙喇哈哈番。任獲軍參領。朱拉禪之子四格。亦爲副都統。朱馬喇卒。子朱成格襲。

薩蘇喀。洪尼雅喀之弟。與之同歸太祖者也。累官至副都統。禮部尙書兼議政大臣。初從太祖取廣甯。擊沙嶺兵。當先陷陣。敵人圍之數重。都爾根馬蹶仆地。敵騎二人。揮刀交下。薩蘇喀大呼斬一人。衝一人墮馬。遂援出之。敵莫敢逼。軍中自是服其勇也。從太宗伐明。爲捉生將。獲甲士十人。從取大淩河。壕塹旣合。城中兵鼓譟出突圍。拒壕力戰卻之。獲馬一匹。已而復出突。殊死戰。復奮擊大敗之。伯蓀戰沒。薩里剛取其骸陣中。薩蘇喀射敵護出之。略前屯衛。擊敗甯遠兵。獲馬二十二匹。略大同。以三十騎偵左衛。未至城。

十里敵兵三百人駐隊直前搏之敗走追至城下所擊殺數十百人獲馬二十四捕鹵一人敵兵從城上觀者皆惴恐莫敢出戰取額哲額附於邊外也擊圖爾格所收兵右翼莫肯窮追薩蘇喀獨追殺之擠入壕塹死者無算授一拖沙喇哈番初圍錦州取蘇班岱家屬於杏山繫敵騎兵敗之守木魯河錦州兵兩犯陣擊卻之克錦州外城內兵出戰連卻之圍杏山敗經略洪承疇兵於郭外杏山援兵乘夜薄鏤黃旗守地往援奮擊大破之擊敗甯遠突圍兵於郭外世祖順治元年明亡王師入討賊從擊流寇於山海關陷陣中礮歿贈三等阿達哈哈番子阿蘇喀襲覃恩晉秩爲二等阿達哈哈番卒無子弟繆其納襲任江甯將軍卒子桑格襲任本旗佐領

薩布素傳

將軍薩公布素者姓傅茶氏自其曾祖哈木都祖哈爾蘇始以約克通鄂城長歸太祖而其先故噶哈里約克通鄂城人也始祖充舜以勇力聞能手格猛獸而好義愛人遠近慕之嘗獨獵深山中獲介麋焉遇扎喇爾五人欲奪之舜曰孰能手曳此去者卽贈之五人互曳莫能動舜挽其角曳行踰三重壑五人者人豈不盛哉

大驚相語。此必傅茶氏所謂充彛者也。由是名益著。歸附日衆。乃爲之分田授室。人給牛種。而立之約束。於是所居城邑。遂世爲約克通鄂城長。及哈木都以所部來歸。乃徙居長白山之東。尋遷盛京。至公父隨哈納始授職冠百軍。領一旗。駐防甯古塔。撫綏老幼。矜恤鰥寡。不留餘貲。蓋好義愛人。其家法然也。閱兵使者滿河以狀聞。上褒異之。公爲人沈勇。好兵略。尤喜觀山川形勢。嘗曰。兵因地爲形。猶弈因枰布勢。用兵不知地。是弈棋不識枰也。以故阨塞險阻。道里遠近。多所延訪。無不究悉。順治九年。初仕爲甯古塔將軍筆帖式。康熙元年。改驍騎校。三年。以驍騎校擊鄂羅斯於黑喇蘇密。有功。署防禦。七年。論功遷佐領。九年。將軍奉詔徙吳蘇禮烏喇之瓜爾察部族。遣協領布朗阿護其行。驍騎校昂吳等拒命。殺我兵三人。射傷布朗阿。公請往力戰敗之。追獲甚衆。俘其子女。昂吳僅以身免。吳蘇禮烏喇人擒送斬之。十二年。論功遷協領。十三年。聖祖仁皇帝遣內大臣覺羅吳墨訥等祭長白山。命公偕往。至諾因河。彌望千巖萬壑。莫識長白山所在。公素聞朝鮮長老言。長白山在會甯府西北四百里。而會甯在諾因河東南七百里。意長白必在此間。因請爲諸公先。遂率二十人渡河。行數十里。登高峰。東南望樹間。鬱鬱若白雲。伐樹視之。則山也。曰。是矣。乃招諸公行六日。至其下。積雪爲膚。高二百餘里。上有大池。徑數十里。實維三江之源。祭既畢。有麋鹿七。自峰而隕。時同祭者僅七人。若以爲犒云。吳墨訥等咸驚此山之靈異。而又服公之博識也。十五年。徙東地新滿洲於寧古塔。王欽部人不願徙。謀潛遁。公知其東有間道。走徼外。乃白將軍巴海。以兵蹙其東。道絕。遂聽徙。王欽部徙者凡二百餘戶。尋有納喇庫等八十餘人。攜挈道亡。公遣兵追擒之。

斬數人以徇。衆皆股慄。自是無敢亡者。凡徙至寧古塔各部族共二千餘戶。將軍巴海移駐吉林烏喇。以公留守拊安之。築室均田。皆手爲經畫。俾各適所願。新至如歸焉。已而黑金之驍騎校顏奇喀者得罪。以十五戶遁。公追擒之。送京師。十六年。諾羅西喇心等處新滿洲三百戶以徙至。公拊安之如前。十七年。將軍巴海赴京師。以公攝其軍事。十八年。晉副都統。二十一年。上命前鋒統領朗坦等。戰鄂羅斯之雅克薩城。詔公與俱。鄂羅斯者。北方大國也。其地延袤數千里。包蒙古四十九部外。東接界黑龍江。侵逼素倫鄂倫春諸部落。而雅克薩城其要害。□□□形勢。遂與朗坦等至其城下。指畫言可圖狀。附朗坦以聞。二十二年。大兵遂發。公別以舟師。由黑龍江泝流而上。抵特爾德尼城。遇鄂羅斯舟八艘。見我師而遁。公追及之。宣上德意。降七十餘人。送京師。上知公可大任。乃擢授鎮守黑龍江等處將軍。統兵駐阿蘇里。經略鄂羅斯之事。悉以委焉。阿蘇里者。進取雅克薩城之要路。而鄂倫春部中遮之。爲之咽喉。雖內附我。而畏鄂羅斯之逼。尙陰與之通。公欲進兵。慮其爲梗。乃使其族長朱爾空額等諭之。布朝廷威德。示以禍福。令與鄂羅斯絕。鄂倫春部衆咸感悟。遂殺鄂羅斯四十餘人。送其首爲驗。公厚賞之。則復殺二十餘人。自是鄂倫春與鄂羅斯相仇。而我兵進取無復卻顧矣。公以事聞。二十三年。遣兵取恆滾河。鄂羅斯遁去。進至圖庫兒河。獲四十七人。送京師。是年。誥贈公三代。二十四年。公率兵取雅克薩城。先遣精銳擊其哨兵。盡擒之。大軍猝至城下。用礮急攻。聲震天地。守將厄里克賽莫知爲計。遂以城降。而鄂羅斯於是失其險矣。捷聞。上大喜。顧念鄂羅斯大國。未可猝滅。兵威已振。更欲以德柔服之。遂釋厄里克賽回國。二十五年。厄

里克賽復率衆拒雅克薩城。公奏請進勦。上遣都統朗坦至軍。傳命賜公孫子兵法。公遂引兵。由平武進。遇其哨兵。擒之。遂抵雅克薩城下。鄂羅斯出戰。擊敗之。次日。攻其城不下。圍之。一日大霧。公料敵必乘我。乃嚴陣以待。果驟出。復大敗之。擒生口。問城中虛實。知敵已力竭計窮。城旦暮且下。而罷兵之詔至矣。先是鄂羅斯察罕汗遣使求和。上終欲服以德。不肯窮極兵威。故有是命。公乃解圍去。鄂羅斯自是愈畏將軍而感天子。其欲和滋甚。二十八年。上命內大臣索額圖。國舅佟綱率禁旅。將軍薩布素帥黑龍江舟師。會於尼不禁城。平鄂羅斯。察罕汗懼。遣使費約多爾等求成。以極爾必齊河爲界。東南至圖古魯河。拓疆六千餘里。而索倫鄂倫春諸部。始有甯宇矣。是年。有詔於黑龍江墨爾根二處設兵。築城浚隍。造廬舍。開屯田。皆公身執其役。時喀爾喀等部。爲噶爾丹所襲殺。越興安嶺南竄。索倫部復遮殺之。掠其子女。公聞立帥兵往收援。凡收喀爾喀千餘戶。至齊齊哈爾。處以遊牧之地。治索倫罪。奪所掠子女悉歸之。而蒙古子女爲鄂羅斯掠者。亦贖歸親黨。諸蕃落聞之。莫不感悅。有泣下者。二十九年。召公入見。賜御衣。命坐內大臣班。三十年。以公總管索倫等部貢物。公以各部生計土俗採捕之事。擬爲則例。以七條上請。上嘉其誠。悉從之。三十三年。陛見時。方有噶爾丹之役。命還所守。三十五年。聖祖親征噶爾丹。公奉命統盛京寧古塔兵以從。三十七年。以公累戰功。多詔褒美。目爲將軍第一。賜爵頭等阿達哈哈番。承襲六世。三十九年。兵田旱災。奏請賑恤。從之。四十年。罷。凡爲將軍二十載。蒙賜衣裘鞍馬。尙食珍味甚多。四十八年。上追念公功。復頒賜御物。公生平忠直無隱。勞於國事。惟力是視。用兵料敵制勝。臨陣身先士卒。故所向有功。

既以兩戰之威。誓服強敵。而堅其請成之志。廣斥絕徼。至數千里。屬部又安。而口未嘗言功。歷仕數十年。家無餘財。以康熙某年月日卒。子幾人。其季常德。忠勇有父風。累官至將軍。

舊史氏曰。余嘗充三朝國史纂修官。因得略觀開國諸功臣戰績。偉哉。可與樊鄴滕灌爭烈矣。獨恨不得見其家傳。無從知其性情言語行事之詳。吾友顧用方。以薩將軍家傳示余。紀載頗悉。予讀而嚮慕之。輒爲之論次焉。然將軍勳名藏盟府。國史自有傳。固不待予言爲之表著也。

胡岫齋傳

胡君隆者。山東大嵩衛人。字景初。號岫齋。康熙中循吏也。兩丞縣。四署令。皆以濟時利物爲己任。若忘其位之卑與力之微者。然卒亦能行其志。苟天下士大夫皆如君。則事何患不理。民何患不安乎。旣不能然。而貌榮名。取高位者。未嘗絕也。君乃終老一官。卒未有知而舉之者。其何以風厲在位。余嘗覽君誌狀。未嘗不歎其賢。而惜其不遇也。然君之好爲利濟。亦自其天性然。初不以名位爲意。康熙辛未。陝西告饑。上命大農福山王公某往賑之。君時以布衣游京師。因召與偕。至則流民就食者踵接。王公謂此輩蟻附鳥散。不可稽核。且使指未及。難以併賑也。君力爭以爲不可。且言之同使某公。總制某公曰。此獨非朝廷赤子乎。聖天子好生如天。而公等乃計倉儲之費。憚勾稽之煩。視其饑而死。恐非上所以遣大臣意。諸公聽其言。乃悉賑之。凡數萬人。君爲人方直。往往面折人過。而言衷於義。不爲氣矜。聞者多感聽。否亦無忤焉。見義必爲。不顧己利害。急人之難。唯恐不及。然恥言任俠。壬申。入嘗授戶部寶泉局大使。司鼓鑄大使。庫

官曹司遇等胥吏而局有鑪頭者皆市僧子積姦猾侵牟致富私奉給監督曹郎竊威福視大使蔑如也鼓鑪所役工匠數千百人關防特嚴不聽自出入日用百需一切取辦鑪頭頭恣侵剋物價較市中皆倍蓰工匠無不負責者既無以償則錮身爲質至老死不能出君廉知其弊慨然欲除之懲鑪頭以法而爲之酌平物價匠困大甦歲終停鑪負者什償七八矣猶有錮者數百人君概釋之歸與約開鑪日畢至諸鑪頭相顧竊幸計逋者必負約因以爲君罪而及期則果至無一後者乃咸愕媿服自是鑪頭奉法唯謹而諸工匠始得安然力食矣君司鑪十三年秩滿遷江南涇縣丞君去而鑪頭復橫侵剋如故役者不勝其憤乃羣謀爲變既奪門不得出則相率乘高譁譟呼聲動天擲瓦礫投外人監督訶禁被擊傷頭面而走怡親王聞馳往親招諭之乃解於是捕鑪頭寘之法議定食物價值衆始帖然此雍正元年事也夫以鼓鑪大政屬役數千人廩食於官而數鑪頭齟齬其間遂致窮極而變至煩親王指揮而後定當時司錢法者苟有一人如胡君之用心則何以至此以此見庶官修職之難而君爲不可及也君既至涇涇令郡丞攝也語君以縣難治狀前令丞俱以士民劫持敗覆輟歷歷尙其鑒諸君笑曰水以風波官以賄餒士吾士也民吾民也雖欲爲不利如官之不賄何郡丞以爲名言於是訟獄之疑悉以委君君明察而斷物無遁情曩之姦黠者皆慴伏丁亥攝令旌德詳革雜徵之累民者如千頃頽聲翕然有僧廬被火而死其徒者富僧也或怵以禍懼而餽金君叱之曰人命至重苟有故事寧可以賄解耶卽無故何用此爲及檢訊果無他立命瘞之僧感泣去戊子涇縣大水漂沒廬舍舟人爭攫財物而不拯溺人君亟下令救一人者

予一金。舟子以一人上。則立予一金。於是爭先拯溺。凡救數百人。己丑。攝令盱眙。年荒。米價翔涌。君首捐多金勸輸。遂集得數千金。市米鄰境。平糶糶。循環轉運。民以不飢。秋熟。乃以餘金易米。擇耆民掌之。春出秋入。爲救荒備。總制邵公某嘉之。將疏薦君而遽卒。事遂寢。時有鹽徒拒捕。案連多人。君爲之推原上請。數十人得以不死。庚寅。涇大饑。二亡命聚數千人。將爲變。君以查戶口至其地。聞鼓譟聲。急馳呼而喻之曰。若曹皆良民。爲饑所迫至此。然五日內米至矣。不能稍忍而以求死耶。涇民旣素信愛君。聞諭。則環跪而泣曰。以粟發無期。勢不能久。生寧冒死救旦夕耳。如我公言。敢不忍死以待。遂散去。君歸。趣令速開倉。令以憲檄未下辭。君曰。民情變矣。尙何待爲。救民弭變。而不獲上命者。吾願傾產還倉。不以累公也。於是倉乃開。倉開而民乃戢。君後廉得倡亂者二人。重懲之。曰。數千人幾死汝手。撫軍劉公某。勘賑至縣。聞之曰。微賢丞。幾致大變。賞歎久之。然亦致無薦君意。壬辰。涇令缺。以君攝其事。君乃悉舉素所欲興除者。一一見之施行。癸巳。大旱。君步禱烈日中。行七十里。至岑樓峰之龍湫。有若蜥蜴者三。游泳水面。見君爲喜躍狀。君以竹筒貯之歸。纔及半途。雷霆颺發。頽雲駛雨。境內無不霑足。而蜥蜴遂失所在。涇人咸呼曰。此胡公雨也。能文者爭記其事。甲午。乙未間。以母老數乞歸。不獲請。丙申。母卒。乃以憂去。去之日。哭送者空邑里。壬寅。服除。補丞浙江之奉化。癸卯。攝令鎮海。時境內有縣蟲之災。積厚至數寸。君齋宿城隍祠三日。具牒以請。蟲遽滅迹如掃。人咸驚以爲神。是歲也。鎮海夏苦蟲。秋復苦雨。海潮大溢。民居蕩析。過於涇縣時。而君拯救愈力。所全活不可勝計。逮賑恤之令下。擘畫區處。無不曲當。邑人至今稱之。丙午。以疾卒。

於官年七十三。時世宗在位之雍正四年也。聖祖時。官人以序。丞簿微官。得進於令牧者鮮矣。雖有才賢。非獲大臣論薦。不能自達於主上。故以君之行治。而位不過丞郎。秩不至七品。迨世廟繼統。破格用人。拔之側陋。洊躋通顯者。往往有之。而馮唐則已老矣。此余所爲悲君之遇。而惜其所蘊之未盡施也。然君子文伯。以學博入覲。受聖主特達之知。越數階。簡牧大州。君猶及見也。豈以此償君之未足歟。文伯再補灤州。政清彊。所部肅然。大府知其才。累薦列擢郡司馬。而年又方壯。所以殫君未盡之施者。意在是矣。舊史氏曰。曩在京師。庶常李君桐爲余言其鄉人胡孝子廬墓事。曰。孝子喪其母。年已六十餘矣。猶孺子慕。旣葬不忍去。結廬墓側。朝夕跪叩。母起居掘土。身自擔築墳。至肩破手瘃。日采食野蔬。啜糜粥。憔悴骨立。蓋三年如一日也。哭聲一發。悽愴慘痛。行路聞之。莫不傷心隕涕。遂令具慶者興愛日之悲。永悼者增蓼莪之恨。鄉人化焉。爲之建碑表其處。予聞而太息思慕如懷古人。今見君誌狀載廬墓事。與李君之言同。乃知十餘年來。所思慕如古人者。卽君也。孝居德行之首。爲文志君事者多矣。不待余言。而君生平長於政事。沈抑下僚。不獲顯白當世。故爲之論次云。

杜碩夫傳

杜君於藩。字碩夫。揚州江都人。父仁傑。明之末造。以諸生率同學二十四人。勅馬士英。誤國敗常者也。君性敏悟。彊記。雖治舉子業。而好讀史傳。旁覽百家之言。能挈其要領。用參合時務。嘗曰。士師心而不師古。與泥古而不知時者。皆俗學也。爲文務達己見。恥爲剿說浮辭。以此不合有司。旣累舉不遇。則挾策北上。

將求試於京兆。時年三十矣。至袁浦。遇河督于公成龍。與語奇之。因留君河上。曰。宣力此間。亦足以自見。何至束身鋪舍。聽取舍於一夫之目乎。君旣生長淮揚。雅知河防利害。而歷代治河得失。及前明劉東山、徐元玉、潘印川諸公。所以導流塞決。挑溜切沙諸方略。又皆所關記。與于公言。歷歷如指諸掌。故于公恨相見之晚。惟恐失之。然君亦自計。百聞不如一見。託諸空言。孰與見之行事。且地形水勢。歲易而月不同。吾烏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耶。吾將就而學焉。遂留工不去。於是急病任勞。躬親百役。巨細之務。靡不究殫。雖老於河工者。皆自以爲不及也。至於覘溜而知水情之順逆。辨色而決土質之堅疏。升高望遠。闢險爭捷。寓於目而會於心。得之心而應之手者。疑別有神解。他人效之。終莫能及。故相國朱公。每與君言河務。未嘗不歎息稱善。獨未及薦君耳。君在工五年。以勞敍授縣令。令河間之吳橋。至則歲饑。乃出令停徵比。具牒請蠲賑。而身自下鄉查戶口。至一家。但收其門牌。周視屋宇而去。比還署。則登記疏別。歷然滿紙。而應賑之數具矣。旣以省開報之繁。且使鄉保吏胥。無所售其欺。而措其手。泊賑恤之令下。則四分縣境。丞尉諭訓。各領其一。皆以道里均至者爲賑所。俾饑民無往返之勞。免守候之苦。君則周行訓察。去來無定。吏胥小不如法。君輒至。摘發予杖。於是四境皆莫測令君所在。咸廩廩無敢上下出入。有檻縲蓬垢而來者。曰。我饑民也。奚爲遣我。君曰。若非某鄉某耶。前至若家。畜產儘可自給。乃貌饑給令。罪當笞。則驚服稱死罪謝去。又有婦女衣粧頗整飭。或欲不與賑。君曰。此正饑民。我識其家。徒四壁耳。且賑饑不必盡鳩鵲而後與。如此。則餓死者多矣。僚吏咸驚以爲神。君笑曰。此無足異。我方查戶口時。陰察而閤記之耳。是

時鄰境皆行賑而無一人濫以遺者。惟吳橋爲能。君以此見知上官。而邑民亦由是德君。服其教令矣。君善聽斷。不假刑威。往往以一言折難而得獄情。嘗稱曰。囚有辭有色。官有耳目有口。必恃金木而訊囚者。則捕役獄卒皆可以爲民父母耶。邑有殺男婦於道而賊不得。亦不知被殺者姓名。君方深念。適某士以所買小婢至。請立案。舊例也。君視其婢。纔七八歲。新衣而衷舊襦。襦頗長。因問誰衣汝。曰。主人舊襦長者。誰衣耶。曰。吾母之衣也。母安在。曰。死矣。父安在。曰。亦死矣。然則誰賣汝。曰。叔也。叔爲誰。則曰。不知。君異之。乃視其衷襦。有血痕。君忽憶數日前有兄首其弟掠賣人。懼連坐而求立案者。恍然曰。賊得矣。被殺者必婢之父母。殺人而詭稱叔者。卽前所首掠賣人者也。呼至。示以血衣。色變。一訊而服。邑有劫盜久之未獲。一日捕七人至。君訊之。止一人實盜。餘六皆非也。所由白限迫矣。可若何。君憤然曰。是何言也。吾豈以六命易一官乎。立釋之去。而密迹其真者。不旬日盡擒之。君之詰奸辨枉皆此類。以此名動三輔。上官益信重之。差委無虛月。委攝縣篆者六。攝廳篆者三。攝道篆關篆者各一。差供巡幸者七。供御廐者六。供水園者九。而尤知君長於治河。凡直隸有開築之役。率以君董其事。皆獲底績。而功之最著者。尤在永定一河。已而南岸同知缺人。大府念非杜令莫能勝斯任者。遂題授之。是時君治吳橋已十有三年矣。去之後。士民思之。相與立祠。肖君像於縣西門外。歲時禱祀。迄今勿絕。永定河者。卽桑乾水。古所謂無定河也。性湍悍。善衝齧。過蘆溝則盪擊益暴。而隄土挾沙礫。雖堅築不足禦水。所恃惟埽壩鑲墊以爲外捍耳。然必審溜而知險。扼要而措工。則料不虛糜。不猝發。所謂賊奔東南。我備西北。一有弗察。覆沒立見者也。君旣

至工。則以所效於南河諸方略。施之永定。無不應手奏功。三年。南岸二百里。無蟻穴之失。而所省工料。以數千計。報滿當遷。而難其繼者。大府復奏留之。時河督齊公蘇勒。方分司北岸。雅愛重君。每諮其計畫。君亦殫心傾寫。凡河防一切機宜。及壩式埽式。斷溜合龍諸法。無不貫悉。後齊公卒。爲治河名臣。而永定埽手。至今號爲能。南北運河。往往調取教練。則君之遺教也。君在工七年。始遷長蘆鹽運分司。分司於鹽政。無專制之權。日坐樞關。閱巇艘。主稱掣而已。而奉入頗厚。得之者以爲美官。君旣自負其才。所至見便宜。輒爲釐正。而是時鹽法叢脞。官商相市爲利。而帑日虧。賦日逋。上下莫之省憂。君患之。屢以爲言。皆弗聽。意忽忽不樂。歎曰。絡首繫足。坐享芻秣。吾其爲鶩駘乎。未幾。當事者果敗。而君亦坐累去官。乃笑曰。早知有此。然老馬解鞅。差爲快耳。是時。君已六十餘矣。於是置別墅於直沽之西。構屋臨流。栽花種竹。爲終焉之計。雍正四年。上命怡賢親王。相國朱公。興修直隸水利。余亦備員贊畫。以待講攝。同知天津。素聞君名。則訪之於別業。一見如舊相識。自此時時過予。每指次河道全局。經分緯合。如披圖畫。其略曰。驅萬馬而爭五尺之道。誰曰能前。今以直隸數十百河之水。迸趨於天津三汊一河。何以異此。下隘則上溢。其勢宜然。莫若多其途以分之。尾閘暢則消洩疾。此先務也。其次莫急於治淀。夫淀澤之象也。澤以止水。有翕受之功。亦有停蓄之利。衆流競注。匯爲巨壑。容與蕩漾。以緩其奔突之勢。然後弭節安流而去。則其衝易受。而其患易禦。真順廣平之有南北二泊。順保河間之有東西兩淀。皆所以納衆流而節宣之。不使之一往奔騰而不可禦也。治水者。但言河。而置淀泊於不問。聽其閼淤阻塞。而豪強者因以佔耕爲利。今淀且日

狹矣。夫使三吳無震澤，則江南尚有平土乎？其次莫要於疏枝。夫防隄者，非從事於隄而已。隄可以捍常流，而不能禦異漲。異漲之來，頃刻尋丈，水可以猝而增，土亦能猝而長乎？枝流多，則本流少。茅兒灣之十望，玉帶河之中亭，會同河之三汊，子牙河之焦家口，皆可以分本流而減水勢。疏導而深通之，此亦抽薪止沸之一奇也。其次莫急於建壩。壩可以護岸，岸存而隄可守矣。壩可以挑溜，溜改而險可平矣。壩可以攻沙，沙去而衝可禦矣。以我制水，卽以水制水。南北運永定豬龍等河，水急土疏，皆宜亟講也。余具述於相國朱公，公以爲名言。其後公過天津，召君相見，訪以水利善否。君侃侃敷陳，剴切條暢。公不覺前席，旣去，目送之曰：「水利諸公，復有出杜分司右者乎？實奇才也。坐客默然，皆有忌色。自是每欲薦君於賢王，君以曠辭未幾，遂卒。年纔六十五耳。相國聞之，歎曰：「人才難得，胡遽爾耶？惜哉。」

舊史氏曰：益矣。杜君之爲余友也，君爲人謀忠，其與余言也盡。予日聞所不聞，自君之亡也，無與規余過矣。故論次其行事，並其言，著於篇，時覽觀以自釋焉。

李月巖傳

先生諱兆齡，字仁遐，號月巖，真定高邑人也。李氏爲高邑世家。先生之父曰司李公仲，大父曰淮海兵備公士邵。曾大父曰贈奉政公核，核卽前相國文節公標母弟也。李氏旣故相家，又世世仕宦，貲產甲邑里。先生生五歲而失怙，七歲而大父繼歿，中外無所依庇。猾令劉瑜者，以孤童可齟齬，數教人興訟，欲因以擢其貲產。先生憤然走京師，謁棠村，立齋兩相國，以難告。辭氣慷慨詳敏，進止俯仰如成人。兩相國矍然。

動容曰。奇哉此子。司李爲不亡矣。共護持之。姦人潛伏而難立解。年十二。試童子。學使吳公珂鳴。目爲國器。拔補博士弟子員。年十六。值滇黔用兵。轉餉不給。募能輸助者官之。先生輸數千金。議敍得縣令。先生曰。卜式牧羊子耳。尙知以家財助邊。況吾家受國恩累世乎。吾之爲此。誠欲以涓埃助軍中一日費。爲士大夫勸。非以爲仕宦階也。且吾學未充。敢以朝廷民社嘗試乎。遂不肯詣選人。而殫心經籍。旁及子史。目治手治。務得其要領。求爲有用之學。於古今風會升降。人材盛衰。治亂成敗之所以然。無不窮其原委。察其倚伏。歷歷如指諸掌。而卓識閎議。往往挾古人之所未發。蓋先生具有夙慧。默識超悟。其天性也。而竭精問學者。垂二十年。乃出謁選曰。吾將驗諸行事矣。康熙甲申。選授福建之閩清令。邑居萬山中。距會城百里。民俗雕悍。健訟而鬪狠。訟多。譸張爲幻。窮年不可究詰。鬪則數十百人爲曹。持兵械相殺傷。閩俗大抵皆然。而閩清爲甚。督撫累申厲禁。卒不能革。先生曰。此不應盡人無良。必有主之者。煽其燄而揚其波。乃因以爲利。於是略倣趙張之治。神而明之。未幾。具廉得大猾主名。捕其尤黠驚者。寘之法。餘皆驚竄伏匿。境內肅然。而會城豪及上官吏胥之詭寄田糧於茲邑者。咸自首歸正。莫敢擾其鋒者。然後撫柔之政行焉。先生善折獄。辨色而知微。不任口耳。嘗曰。吁而不吟。東郭知其伐莒。言徐色慚。管仲知其釋衛。得情者豈在多言。吾能意之矣。故詰姦伸枉。如燭照神語。吏民無敢或欺。咸號曰神君。嘗攝莆田篆。定疑獄之更數。令不能決者。一訊而服。凡十餘案。諸生游添。以姦逼殺人論辟矣。先生察其冤。立破械而出之。莆人莫不悅服。當是時。先生名動八閩。上官亦皆知其能。然先生性峭直。神采英毅。不爲齷齪小謹。嘗以辨獄。

忤撫軍張公孝先。抗顏力爭。張公雖改容從之。然少其不讓。心弗善也。其他上官有所論薦。率不能無望其意氣。而先生廉絕取受。每減削其家產。以佐官費。未嘗有所獻納。又義不肯呈身自售。故終無有薦達之者。居七年。意忽忽不樂。乃決計去官矣。夫閭俗之敝。至今猶是也。至煩聖天子詔敕督撫大吏。馴服化導。革其澆風。願爲政在人。誠得如先生者。付之操柄。俾大其所施。則囂凌之習。可以立變。不得其人。卽告誠之條。日下。擊斷之威。數行無益也。獨怪當時大吏。旣稔知先生之能。行治彰彰如是。而莫肯顯擢而大用之。聽其鬱鬱以去。遂使敝俗流極不返。至今爲當寧憂。吾不知諸公之所爲自靖者。果安在哉。嗟乎。國家之需才也殷。而天生絕異之才也。不偶。乃生矣而不見用。用矣而仍不能盡其才。古今來如先生者不少矣。此有識之士所爲重惜而深悲也。先生旣歸。遂絕口世故。以課子爲事。而諸子翩翩。咸次第以科名顯。長君渭。尤沈敏有幹略。自中舍遷刑部主事。筦現審左司。矜慎庶獄。舉古人五聽之法。以慮囚。不以金木訊。而情罪允當。無一人稱冤者。先生之教也。世廟聞其名。超擢岳州太守。旣望誤去官。旋被薦授武昌郡丞。以母喪未上。除服。卽除嘉定太守。人皆以爲異數。視先生之七載巖邑。政最而名不達於宸聽者何如哉。豈士之遭逢。果有幸不幸歟。抑先生之嗇於遇者。天將昌其後。而償之於其子也。渭奉先生之官。年七十。卒於嘉定府署。旣歸葬。相國海甯公誌其墓而銘之。渭今補彰德太守。以廉能名。

舊史氏曰。予嘗聞諸冀耐菴中丞。先生無昆弟。獨有適高氏姊。其舅都運。粵東。以虧帑貸助。先生傾貲與之。又以夫人平生奩具。舉以遺之。昔信陵念姊而在趙。事雖殊。義豈有異也。今人兄弟析箸。則脊令之意。

頓衰。況姊妹乎。先生此舉。孝友之思。摯如非直爲豪舉而已。余旣企慕其爲人。未獲觀止。竊嘗讀其詩。少陵云。水色含羣動。朝光切太虛。以之擬似。可以想見其概矣。

梁明府傳

文安令梁君纘素。治縣六年而卒於位。民走哭空市。里婦女皆爲流涕。列其治狀上官。請祠而祀之。初。君之至也。縣方賑。制府以所報饑民數倍前。檄下核減。君力請得無減。凡萬有一千人。故民深德之。君汾之永甯人也。兄弟四人。君第三。伯兄紹素。孝友。嫂賢。克順厥志。出已貲佐家。家以益饒。嫂于氏。清端公成龍孫。而中丞準之姊也。君雅志恬泊。泊父與伯兄相繼沒。偕仲季奉老母同居。而嫂以家婦操內政。君益力治田園。無仕進意。嫂及兄弟強起之曰。不憶伯之歿。以宦未遂。志不獲伸。而屬而繼其所未足乎。且吾家旣不待官而食。可以行其意。脫有緩急。固不惜破產相助爲理也。君謝曰。昔張釋之以貲爲郎。恐久宦減仲之產。欲自免歸。吾顧反求出耶。兄弟自此當苦貧矣。初授山東齊河令。再補則文安。二縣皆瘠。且劇。天下之窮處也。齊河道綰九省。徭役繁重。歲災。民流賦述。而文安稱澤國。九河之所委注。隄潰。水輒至城下。數載不涸。其高壤則皆旗人園。民無尺寸業。俗皆雕悍少慮。好訟而輕生。君所至。務俾民休息。其在齊河。以救荒爲名。經畫部署。大做富。青州法。日賑萬口。人人屬厭而去。大府嗟異之。及賑文安亦然。齊河之災也。長清禹城之民實壑焉。君上其狀撫軍。略曰。地勢南高而北下。長禹水則齊民災。古令丞趙牛二公。掘河爲界。受其水東注。徒駭。仍隄北岸以防其溢。邑乘所載至明。其趙家蔣家二口。以南北孔道。久踏漸平。

渡口非水口也。今長令袒其民，指爲古口，可以便水出入。其說甚不經。夫前入旣隄以防水，復留二口以自壑耶？至王龍口，則長民王龍以決隄被刺死其處，故以名。旣非道口，更無水口，而併指爲宣洩之處，是徒欲宣長禹之水而洩之齊耳。有是理乎？撫軍以爲然，命塞三口而罪決者。君率齊民疏河深之，以速下流。仍橋趙家道口，而勒石爲永禁。自是水不爲災，歲以比登。流亡者漸復業，乃蠲徭役什六七，勸民息訟，禁自戕，及以婦女溷訟庭者，徵逋賦，准民以草豆絲棉絹布雜物照值折納，民便之，不勞鞭扑而舊賦皆及額。當是時，治聲爲六郡最。大府將疏薦之，會以母憂去職。去之日，送者塞路，至不得行。君之補令文安，以丙申九月，而河決於去年秋，積水成淀。君募工造水車，置龍塘灣隄上，日夜戽而注之。河水痕日減數寸，或曰：是何異以蠡勺海，徒費無益？然而明年春，水益淺，民秔稻其中，收數十萬斛。歲乃弗饑。君曰：此非所以規久遠也。旱則水涸，無稻，潦而水溢，且無禾。若築複隄，起鹿疇，西東至蘇橋，以遏衝流，則水患絕矣。條上其事，以費重不果行。君時以爲恨。定旗民租地法，文民旣無恆產，仰租地爲命，糞治如己業，而旗人以田事委莊頭，率無賴子闖田旣治，則勒民益租，不聽者奪之，而豪猾民乘機誘取，或轉租以爲利，於是窮民盡失業。君請之制府，令租戶親與地主交關，值旣定，不得意爲增損。歲災則議減，無災而逋租一年以上者，官追之。另募租，原戶抵拒者，以盜種人田強者律罪。其莊頭私租，勒租勿聽。聽者，旗民各以盜典田宅之罪罪之。豪民包租者，罪同。仍追償入官。制府曰：善。下其法被幽州縣一體遵行。自是五府窮民皆有定業矣。文民伎矜負氣，睚眦興訟，大與齊河同俗，而密邇京師，多中貴，訟不勝者，輒走輦下，譁張借。

力勢鳴府部動連數十人。案累歲不決。君旣以寧息爲事。訟者至。率諭令講息。不得已乃傳訊。付以紙。阜自拘。未嘗遣役下鄉。兩造至。則立判曲直。各厭其意。未嘗輕加敲扑。其事經部府者。反覆詳釋。多得解。雖屢駁。必據簡法力爭。未嘗徇上意。屈抑一人。以此訟益衰。廳事可以羅雀。閭閻不知有官。唯以四時上租賦詣縣。至則自投匭中以去。與吏相視而不相識。父老曰。自記睹以來。民間安樂。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辛丑三月。君病疽劇。民皆禱祀呼天。願假我令君數年。未幾竟殂。年纔五十有六耳。惜哉。初君賑濟河時。米不足。自以家貲二千餘金益之。及至文。又以千金爲水車費。病革時。弟繩素至。君執其手曰。拙宦不持一錢歸。今果然。減昆弟之產。繩素泣曰。曩勸兄仕。將以繼伯之志。非爲家也。今部民戴兄如慈父。頌義無窮。光流門祚。雖破產安足道哉。君一子曰拱辰。

贊曰。君魁岸美鬚髯。望之儼然。而氣溫辭和。久益可親。與人交出肝鬲。始終不渝。急人之難。若不及。終無德色。犯而不校。其量固已遠矣。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詩所謂豈弟君子。民之攸暨者歟。今天子加意吏治。吏爭以廉相尙。然好爲谿刻。操切其下。民以滋擾。或皓皓以爲白。自謂足吾事矣。而民間疾苦。置若罔聞。皆非壹意愛人。爲天子拊循百姓者也。藉爲名高。以求速化。此與俗吏何以異。善乎太常黃公之論君曰。善無近名。仁心爲質。可謂知言矣。

龍東溟傳

東溟龍震。字文雷。天津人也。許身如杜陵野老。與時抵牾。訖無所就。而託於詩老焉。天津率用鹽起家。相

矜爲豪。東溟少有分業。直數千金。一夕徵逋賦吏至門。手一符。目眈齒齧。將發聲。東溟迎謂之曰。辦矣。旦日且上吏。暗去。立召富人售所業。下其直。若逋賦之數。旦日納之。家人皆惋惜嘆詫。東溟笑曰。取快吾意耳。吾不鹽。奴輩尙敢向吾門吠聲耶。嘗治舉子業。庚午與試。鄰鋪方啣唔。屬草稿未定。東溟已納牘求出。御史疑其犯貼例。啟視。則七義粲然。驚顧曰。何敏也。旣下第。遂舍去。曰。吾益知吳璧中曲折。然不足再辱。方東溟之棄鹽不業也。人多笑其不能事事。家人亦厭之。東溟大言曰。吾義不爲公等所爲。爲即可立致。會人有引地求賃不售者。東溟卽與爲券。期三日付直。而挾券說諸小賈。約與共利。遂出其金酬賃直。餘以資舟。而賃鹽載之。於是募僮客。飾車騎。奕奕而去。家人皆愕。至其地。設權任數。與時消息。鹽大行。其獲三倍。以償諸所賃。操其贏以歸。日市牛酒。徵伎樂。大會賓客。向之笑者皆稱曰。賢哉仲子。不持一錢。乃自致身若是。東溟笑謝曰。戲耳。黽僮之事。公等乃豔之耶。卽易券畀引地諸小賈。而退偃於一室。絕不與人交通。獨愛張仲子笨山之爲人也。笨山名蠶。字念慈。兄爲藩伯。門業甲三津。而笨山蕭然無所與。嘗科頭鞞履。盤蹙街衢。或爲車馬客所辟易。所居如村舍。自題曰帆齋。又營別室於齋之右。則亦曰帆齋。客徵其故。笨山曰。吾所居則帆齋也。旣爲帆齋。容有常處乎。此帆齋之義也。因歎歎太息。人皆疑而怪之。獨東溟心知其意。東溟豪毅機敏。踔厲風發。如干將莫邪。所向無不立斷。雖斂其鋒。鐔光燦燦逼人。不可狎視。笨山則蕭散恬泊。如山間林下人。兩人所趨若不同。而相得驩然無所間。皆喜爲歌詩以自娛。笨山詩如其人。尤稱東溟之詩。疏蕩逾逸。如司馬子長之文。渾脫瀏灑。若公孫大娘之舞劍器也。然東溟實無意爲詩。

東溟至性過人而窮於所遇無以通其志引而自疏又義不忍則激而爲狂憤而爲僻幻而爲不近人情詭而爲使酒罵座迫而爲孤爲曠爲達要皆非其真其真無以自見則鬱勃輪囷發而爲詩其遇窮故其音悲其痛深故其詞婉其刺冷故其指微隱而章邇而遠溫柔敦厚纏綿而悱惻庶幾乎屈子之離騷自甲戌至於癸巳凡得詩四千餘首甲戌以前之作皆芟去不存其言曰詩也者志也自是之後吾志定矣前此猶妄意將有所爲每與笨山道其故未嘗不相顧流涕也笨山已死漠然無所向更挫廉爲夷頽乎自放嘗間出墟市中沽村醪獨醉則吟嘯而歸或雜賓盈座不忍驅之去則與之飲酒自爲監飛觴糾令客噤不得語俱醉而後罷嘗再遊江南一遊山東遇山水幽奇處輒流連不忍去憑弔感慨至於泣下旣而發狂大叫同遊者皆駭莫能通其意往往拉野人道士與之同飲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晚乃築別業老夫村自命曰玉紅草堂紅草生崑崙之圃食其實者醉三百歲云

朱孝廉傳

孝廉朱君同邑天津人以好學工文獨步滄瀛之間自老師宿儒及鄉塾小子無不知有潔臣先生也前後試於學使者更十餘人皆拔君第一戊寅安溪相國督畿輔學政擢君冠八郡士貢入成均君性狷急不喜攀援所受知多當代鉅公負海內文望奇君才爭欲出我門下而君卒未嘗往見每曰諸公誠好士其閭隸寧識此意嘗見公卿門前幾輩寒士攝敝衣冠與若曹磬折低頭斂手銷盡文人意氣而主人未之知方侈然曰我愛才能得士某某矣心竊傷之苦吾身以市名非吾所能也以故君之名不出燕趙而

生平之文數變益奇。其上者在臨川嘉魚之間。卒無一篇行於世者。年四十有二。方舉於鄉。八上春官。卒無一遇。鬱鬱客死於塾。雖其命之然。然其志爲可悲也已。安溪相國最爲好士。尤加意北地之才。士之至者。攜襪被直入邸第。閤人不敢詰。而君受國士之知。嘗稱其試牘。詞致精簡。字畫端秀。在翰林中。亦當爲領袖。其屬意厚矣。然君家最貧。賴教讀以救口。雖一再見。輒謝去。不能留侍左右。又性畏人。廣坐周旋。常恐失詞。取戾同儕。蓋君好盡言。意所可否。輒衝口而出。若伺便而語。見色而嘿。其所不能也。故寧屏處。授徒。恣意竭詞。析經義之疑。發史策之難。伸眉抵掌。意氣始得自豪。曰。古之人庶不余罪也。其言具有條理。聞已筆之爲書。而祕不以示人。洎安溪之歿。泫然曰。嘗欲正之吾師而未敢。今已矣。安溪多推轂賢士。或有爲君覲且慶者。君曰。宰相論材。如良工之用木。莛櫨杙桷。各有攸施。某好善閤人。嫉惡忤物。心如激湍。礮之則怒。口如劍首。吹之則決。斯匹夫之硜硜。安所施於天下哉。吾師知我。應如我自知也。其善自處如此。然君實至性過人。好惡所發。或不能自制。嘗讀書室中。忽拍案狂叫。繼復戟手大罵。罵已復讀。至於流涕被面。聲嗚咽不能出。則掩卷而起。於衆中聞人言不平事。卽發怒。罵不容口。或有戲相抵拒者。便遷怒其人。至加詬厲。天津有大俠。四方名士多暱就之。以爲利。君聞而賤之。見其詩文。輒唾棄不一視。俠聞。必欲誘致之。卒怒不肯往。君屋鄰巨室。屋已百餘年。且敝。而衢日積高。臨其門數尺。雨則水內注。浸庭之階。鄰欲三倍其直以易。君怒曰。敝廬受之先人。某雖貧。寧可以貨取耶。君旣早有文譽。又善教人。經其指授者多成名。故天津富人爭迎君教其子弟。厚糴卑禮。恐不當君意。而君隋直。往往面折其主人。主人雖佯

謝之而陰忌其言。意或稍息。則大怒絕去。天津皆用鹽鹽爲業。居則連甲第。出則聯車騎。列鼎選技。相競爲豪。故家子往往棄所業。爲之握籌自效。冀獲重利。諸生老於爨序者。求爲之指畫奔走。恐不得路也。故讀書者日衰。君獨視之如土苴。蕭然鍵戶。課其子洛誦。日夜不輟。雖貧無業。瀕於飢寒之阨者數矣。卒嚼然不汚其身。且以成其子之才。長函夏。以工詩受知安溪相國。有名公卿間。次紹夏。亦能讀父書。爲詩有風調。用讀課自給。天津舊家。能不汨於利勢。歸然獨存門戶者。孝廉一人而已。君旣與津人齟齬。乃館於靜海鉉氏之別墅。曰邀鋪。主人隱君子也。與君意相得。君暫歸。病暑。聞門人輩將就試。則力疾馳至館。是夜暴卒。貧無以葬。僉憲黃公崑圃聞而哀之。誌其墓。而徧告於賢公卿曰。孝廉力學潔行如此。而生死困窮。無以爲好修者勸。諸公相與賙賻之者。蓋數十人。贊曰。孝廉吾邑大廷尉迂叟王公之壻也。以就學徙家文安。予年十七。試童子。孝廉見其卷。大奇之。且讀且索衣冠趨造予家。時夜漏已二下。閉戶欲睡。聞剝啄聲甚急。家大人出視。君前揖曰。來訪郎君。家大人方愕。君卽誦予文曰。能爲某某語。豈難見客乎。呼予出見。劇談聞晨雞始別去。遂爲忘年交。孝廉最愛予文。一篇脫稿。卽取去。手鈔而篋之。閒時吟誦。喜形於色。雖昌歎之嗜。未爲定論。而憐才樂善。高義固不可沒矣。孝廉勇於義。多激烈之行。某年會試。聞浙江省元伍涵芬歿棘闈。前素不識其人。則冒雨往哭之。行道中。徧走所知。爲之聚錢以殮。不足。則祛其囊盡畀之。已乃典裘自給。其生平急人多此類。故修脯所獲。半以供脫手之贈。而妻孥往往有飢色。君之家世行誼。已詳誌狀中者。不復具論。其性情一往獨至。他人或不及知。則予所論次。頗以爲得其彷彿也云爾。

陳孝子傳

陳孝子昇者。字某。浙之諸暨人。生甫彌月。父并其母絕之。而終身慕焉者也。杭之俗。贅壻者。迎之如娶婦。儀以婦爲家。遭親喪。奔赴而婦則否。持服爲位。朝夕臨而已。昇父寧。贅於杭之周氏。父卒。周喪之如俗。寧怒絕之曰。焉有爲人子婦。懼大故而不哭於柩前者耶。縱及黃泉。毋復見矣。別娶於徐。生子豸。寧本名儒。楨字無名。老蓮居士章侯先生子也。先生性孤介。受業黃石齋之門。文行皆第一。爲詩不束於格律。稱心而言。蕭散塵外。論者推爲逸品。餘溢爲畫。筆奇放。不規撫古人。而超妙入神。甲申後。披剃爲僧。意所悲歌。感慨。不可以言傳者。一切寓之於畫。畫益奇古。士大夫寶之。並重其人。非獨以畫也。儒楨承父志。絕意進取。績學工文。蘊不自見。獨以畫名於時。得之者寶惜如老蓮筆。故號小蓮。小蓮喜遊。遊屐所至。莫不傾接延佇。而小蓮簡抗少可。好面折人。意所不屑。輒絕去。或欲得其畫者。非所欲畫。卻千金如敝屣也。與遊者率嚴憚之。然性亦稍褊矣。昇母旣見絕。乃衰服毀容。屏居以鞠其子。子長而告之故。昇號慟絕。而蘇者數焉。母謂之曰。我則已矣。而其血胤也。盍往歸諸。往而父拒不見。見弟豸。相與泣。各請所親。說譬父以百端。卒不許。泣而歸曰。父有豸也。母我而已。其敢以死請。謹身致養。奉吾母。無忝吾父。夙夜毋忘。猶朝夕於庭也。母疾病。泣禱於天。刲股肉雜糜以進。尋瘳。越歲歿。以毀聞。旣葬。廬墓側。旦夕臨。聞其哭者。莫不流涕。鄉人相謂。咸曰。陳孝子云。孝子有子。名異聞。敏而文。江東人士多稱之。孝子念欲行求父。我往乎。異聞往也。我往而逢其怒。不可以再請。父老矣。其或見孫而憐之。則子固其子也。於是命子異聞北上。遇豸於京師。

逆旅邂逅談鄉故。乃知爲叔姪。則相持而泣。異聞述父意。多馳報小蓮。小蓮喜。遣多邀昇歸侍。曰。吾固知昇之能子也。更異聞名爲大本。曰。吾且有孫。昇得命。奔赴江陵。而小蓮已卒。距昇至日僅二旬。卒不獲侍。孝子幾以身殉。自是屏絕人事。蔬食奉佛。日持釋典。旁及方書。治善藥。救人疾厄。見有人倫缺陷事。必多方匡濟。不遺餘力。蓋隱痛傷心。不忍人之有是也。年八十五歲。微疾。預刻時日。誦梵唄而卒。舊史氏曰。大本字兩遊。與子敍宗從。故詳知其家事云。孝子值人倫之變。能發聞州里。以孝傳。而終回父志。雖不逮養。固亦有命數焉。而終身之慕。益以成大孝之名。嗚呼。亦可以無餘恨矣。

井太守傳代

井太守者。內閣中書舍人。出爲衢州司馬。擢河南太守。受命未赴。而卒於杭。衢人所尸而祝之者也。公苦節自礪。歿之日。臥無完褥。囊無一文。衢人巷哭者相聞。遂列其政迹。上之學使者。請以名宦祀。春秋世。無替公之佐衢也。衢當兵燹之後。人物凋弊。又制府移鎮於茲。供應復繁。公至之日。蔬茹布衣。不受民一詞。不擅差一役。自以職司捕務。清嚴保甲。禁絕匪人。而諭民以孝弟力田。數年之間。民安盜息。非格於公之法。格於公之誠也。公天性孝友。十齡卽失其父。號踊如成人。及奉母以居。能喻顏色。學成。卽聚徒教授。得館穀以供菽水。而公妻贈恭人宮氏。以辟纒佐之。故母夫人甘脆無缺。及歿。克成禮以葬。喪三年。無愉容。又篤愛兄姊。赴衢之日。盡以田廬給諸兄子。以爲寡嫂之奉。而族子甥姪輩之困乏者。皆以自隨。至暑共食粗糲。久而不厭。故衢人心悅其行而化之。其爲士者。相與願學而請業焉。公亦樂於作人。講學寒暑。

不少間。一時士風振厲。才俊騰達。旁及金華嘉興二郡。季試所拔。皆素稱名宿。其遠者聞風感慨。以不得出公門下爲恨。當是時。公名震兩浙。諸上官各加敬禮。而撫軍趙公士麟尤愛重之。故多所委任。兩攝金華嘉興太守篆。及繪畫河山。催運皇木。分校文武闈。清丈西安田。諸欽部大案。咸以委公。公匪躬竭節。勤敏清純。不易佐衢之守。而勞苦過之。金嘉之俗素健訟。公化之如化。衢人而嚴飭屬員。禁革火耗。肅清漕白。兩郡稱治。去之日。襆被蕭然。身無長物。惟送者哭聲數十里而已。繪圖運木。供給皆稱貸以行。不動父老一塵。所過不知有官。民皆攜婦子。夾路縱觀。以爲歡笑。而西安糧地。至今平均。兩闈所得文武士。莫非兩浙之雋。撫軍趙公益重之。故調撫三吳。入朝陛見。上問循良吏。以四人對。而公其首也。詔以爲河南郡守。公得命。卽去署。僦居杭州。薪米之費。朝不保暮。時河南屬吏。遣役投批遠迎。所齎長夫公費約千金。公堅拒弗受。併其批還之。而自以典質度日。是時也。公已積勞而病作矣。無以爲藥餌資。遂不使醫診視。年五十三歲以卒。拏輿櫬不能歸。上官聞而哀之。各有所貽。而中丞馬公如龍時守杭。尤慷慨憤激。爲引以告同官。及三屬之紳士。讀者莫不流涕。遂援以北還。衢人悲思不已。旣以其主從祀。復刊其惠政。流布兩浙。爲名宦第一。蓋公之所爲。皆人情之所至難。而坦然履之。未嘗自矜異。其見之決而養之有素也。公雖累世華冑。而家素淡泊。其中書時。賃居道觀。瘦童羸馬。寅而出。申而入。盛寒酷暑。以爲常。十餘年不覩妻子之面。所謂甘荼如薺。已定於平日。故出試郡佐。榮擢五馬。自視如諸生時。乃能有所樹立如此。公諱睦。字方思。世爲順天文安人。壬子舉人。癸丑進士。

贊曰。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此兩言者。人皆聞而誦之。至若達不變塞。始終一節。允蹈此言者。惟公庶幾焉。予與公爲同年。公貌恂恂。不異中人。而所守不殊海剛峰之清介。嗚呼。其過人遠矣。

查氏一門七烈傳

七烈者。查氏三女子。兩娣姒。一黃氏女子。一廉氏母。皆以亡明甲申三月。城破之前一日。致命於查氏之廬者也。黃女查之自出。廉母其女爲查側室。同居同死。故附於查氏云。查氏四姑。前已酉副榜忠之女。適黃氏。黃之族有顯宦附客魏者。勢張甚。黃翁勤於往還。四姑私誡其夫曰。權貴如冰山。一朝傾頽。禍其及我。盍早自貳焉。由是漸與之疎。後遂絕。及客魏誅。黃氏之族幾覆。唯翁一門獨完。中年夫歿。攜幼女依兄以居。兄國英。國才。國英妻周氏。嚴重有禮。家政肅然。婢八歲。僮十歲。卽不聽出入。視娣張氏若同氣。張氏國才妻也。姜姿容。幽閒婉順。通經史大義。事周如姑。當是時。二氏賢聲動州里。四姑之依於兄也。與嫂氏尤相愛。每挑燈談古今節孝事。娓娓忘倦。幼女四人。從旁聽之。或至泣下。四女者。長字二姑。周氏子。次三姑。四姑。張氏子。黃氏幼女。亦字三姑。家人以其姓別之。隨母四姑。居於舅氏者也。性並聰慧。張氏教之讀書。暫聞於耳。輒了了不忘。二姑好讀道書。慕沖舉。三姑博涉詩賦。嘗自比班謝。尤喜言烈女曰。女子如是。足以不朽矣。黃三姑每謂二姊。我於此間。不置可否。顧所遭何如耳。時京師有老嫗。能通幽冥。言人死生禍福輒驗。一日。款門請見。周氏家法。素不通師巫。至是國英已歿。持門戶益峻。嫗謂闈者曰。我非有求於人。汝家兩小娘子。與我有緣。特來相聞。明年當仙矣。言訖遽去。二姑聞之。頗自喜。三姑曰。彼所謂仙。恐非

飛舉之謂。聞此。嫗知人生死。吾姊妹纖弱如此。荷珠水月。暫結幻緣。或當不久於人世乎。因與黃女款款久之。時崇禎十六年事也。明年甲申三月。流寇陷宣府。京師纂嚴。周氏命二子允哲、允著、葢莊居榆堡。將往避賊。已猝至。攻城甚急。十七日。外城陷。國才倉皇謂周氏曰。內城破。不移時矣。吾查氏三世居京師。爲民望。與國俱滅。無恨。奈弱累何。張氏、黃四姑、廉氏母女皆在坐。廉氏者。國才之妾。其母寡無子。依女以居。性柔厚。能以婦職修其女。周與張皆重之。稱爲廉母云。周氏從容言曰。叔無慮。未亡人幸以清白之軀。從爾兄地下。極甘何苦。爲國才顧謂張氏曰。嫂未有命。吾不敢言。今旣決。大事畢矣。合受我拜。則趨前拜。張氏四人同聲應曰。孺人就義。我輩忻相從。國才曰。善。依然一家人也。周氏趨召四女至。語之。二姑曰。兒等志已早定。俟母命耳。各自袖中出所翦髮以示。國才揮泪狂叫。真不愧我家兒。忽門外呼聲動。天人足音如萬馬騰蹕。周氏急麾國才出。卽翦髮羅拜天地及先人。列纓中堂。幼女四姑先投。隕不死。急奔井。若有物挾之上。復來投纒。周氏曰。兒無怖。死甚易耳。遂以次就縊。黎明。內城破。賊引衆入。見顏色如生。疑未死。以刀徧撥之。乃信。遂盡劫其藏以去。國才至暮始得歸殮。唯廉氏與幼女四姑二繩欲絕。胸中猶微溫。解之而蘇。同縊者九人。死者七人。周氏年四十四。張氏年三十六。廉母與黃四姑俱長於周氏二歲。二姑三姑、黃三姑俱年十六。是時允哲已聘劉氏女。旬日前。劉翁聞寇警。卽請送女。周氏固辭之。劉翁舉家匿孔子廟中。獲免。國才立遣廉氏及幼女往劉匿所。三日後。亂稍定。乃出。廉氏卽求度爲尼。年纔二十。幼女後適王氏。今八十餘矣。縊時年十四。此二人之絕而復甦者。天也。其志節固與七人爭烈矣。

贊曰古烈女之捐軀或有強暴逼之於前。或有不共戴之仇。迫之於後。於是慷慨一決。義無反顧。今七烈勢未及此。預遠侵辱。從容就義。此所謂見危授命者也。士君子猶或難之。夫死生亦大矣。苟可須臾無死。猶思僥倖萬一。然遂巡不決。致成千古之恨者。往往而有。偉彼七人。非其見幾之明。而養之有素。曷克臻此哉。允哲所聘劉氏。早寡。亦能守志撫孤。繼三世如綫之緒。至以苦節動當寧。而脫其子於罽羅。何查氏之門。貞烈踵接若是。嗚呼。其所從來遠矣。

孝惠姜太君傳

孝惠太君。其氏姜。吾母之女弟也。姜氏自蒲汀大中丞起家。明慶歷間。以方直沈毅。爲世名臣。德配王夫人。相之以恭儉。閨門肅然。儼若朝府。當時家法推姜氏。故姜氏之女多賢。成其夫與子名行。爲公卿中二千石者多矣。下亦不失科第。爲令長。身享其祿。抑或沒而受貤贈焉。曾外祖太守公。六女皆貴。高相國文端公夫人其著也。外祖恭持公。爲太守家嗣。至性孝友。外祖母紀孺人。克成厥志。家庭雍睦。中外親黨。以爲矜式。女五人。吾母最長。太君第居四。外祖父母嘗奇愛之。曰。吾女二三皆不祿。小者性婉而氣寒。昌人之家而食其福者。其在長與四乎。時郡國求者甚衆。皆不與。已而以吾母歸先大夫。太君歸任邱文學李公小鉞焉。小鉞父陶。字淑井。河間高士也。成順治丙戌進士。自以年少。學未優。辭吏部。結廬幽境。探墳籍。窮博極奧。然後出就選人。得沔縣令。未幾。以不能俯仰上官。引親病解組歸。遂絕意仕進。以林泉自娛。夫人邊。亦具林下風。論者有鹿門之目。然性俱嚴重。課耕問織。臧獲每不中任。使而淑井公好賓客。喜飲。角

里西園之侶。往往與問字者。選至肴核醯醬。一不當。輒悲快不舉。七邊夫人中年善病。嘗力疾視饋。猶苦不辦。自得太君爲婦。內外之事。壹切任之。淑井公家事不甚豐。田園所入。衣食之外。歲時問遺。伏臘祭祀。僅而能給。稍不節。則匱乏是憂。太君益之以勤。而身之以儉。僕婢無冗食之人。田蠶場圃。無不盡之利。粒粟絲縷。無不適之用。家以益饒。而身與子女。糲食疏衣。獨以奉大家。供賓祭。豐腆優裕。不計所費。而又先幾承色。無不曲當。堂上意。於是淑井公夫婦怡然安其養。每嘆曰。吾今而後。始知有子婦之樂也。太君外婉順而內強毅。作事必有本末。人情所不能忍者。獨任之。而無難。故卒能康其家。而成其志。吾母亦然。方來歸時。門戶鼎盛。而婉約自如。及家業中落。歲洊饑。煙火纔通。而奉孀姑。相夫子。撫稚弱。卒瘞黽勉。用濟艱虞。未嘗憂形於色。泊不肖有官祿。諸孫皆躋科名。亦處之夷然。終不以自喜。蓋所見者大。所養者全。故不以物遷。其沈毅不回。殆秉之祖氣而然。此外祖父所以早見而並稱之。可謂知言也已。邊夫人病疽經歲。太君日夜侍。進饘粥。嘗藥餌。手湯熨。躬浣濯。不以委婢妾。及將劇。瘡潰血淋漓。氣甚厲。邊夫人自嫌。卽子若孫。亦不令近。惟太君服事。無晷刻離。惟恨無以分其痛。而不復知其穢也。時子女有未離提抱者。啼號若不聞。卒未嘗一顧。及出而相見。幾不相識。其專誠若此。此非人情之所能也。昔先大母病。歷十旬。而吾母侍側。衣未嘗解帶。目未嘗交睫。下至廁牕。皆手自奉。大母臨終。顧嘆。願汝子婦事汝如汝事我。聞邊夫人之沒。亦爲是言。嗟乎。太君與吾母。洵可謂兄弟矣。淑井公自喪邊夫人。居嘗寡歡。太君所以事之者。惟謹。一味一觴。皆手調而後進。淑井公每爲之加餐。公晚年愛獨坐。太君偕小鉞公。率子女。竚俟門外。雖

嚴寒必蘊火相守。不安寢終不敢去。迄公之沒。以爲常。小鉞公獨子也。兩罹大故。棺身之附。皆誠信如禮。若不知子立之苦。蓋太君襄事之力爲多云。淑井公未葬。而小鉞公卒。旣連遭大喪。又歲比不登。生事漸迫。太君益勤苦節齋。拮据凡數歲。而養生送死之具漸備。遂舉兩殯而葬之。如禮。心力瘁。至於嘔血。不顧曰。未亡人所以終李氏之事者。獨此耳。事幸而集。死固吾分也。聞者莫不感動流涕焉。年八十有四卒。宗黨私謚曰孝惠。然當於其行事之實。則私也。而公也。

論曰。周易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夫剛形於所動。似體柔而用剛。然方其德也。靜其體也。靜而不剛。動於何有。是體剛而用柔也。太君容溫而辭和。平生無疾言遽色。而卓行特操。乃若此。豈所謂用以永正以大終者歟。是可以爲坤德之全。古所稱女宗近之矣。故論次而爲之傳。

巖將老太公傳

蕭山縣金燕山之麓。有巨石臨溪。能與水浮沈。相傳巖將管公爲人時釣磯也。公兄弟三人。佚其名。世居縣南之管村。義烈雄武。力能扛鼎。家貧。以漁樵自給。後唐清泰間。縣有妖人周段青者。能扞笠騰空。作諸幻怪。所居山曰董家大尖。峯巒險絕。石林立砦。劍戟人莫能躡。青飛而上下。疾於鷹隼。民間娶婦有美者。輒劫而淫之。以故婚嫁之女。皆蓬垢蒙巫者冠服。以避青患。然故不免。公等不勝忿。曰。誓不與此妖共戴日月。乃與舅氏董戈十五謀。爲女子縹袿服。綵轡鼓吹而過青。所以誘致之。青聞果飛至。公等不拒。給令俯而謁。驪前請新娘子。遂出不意斫之。墮其顙。青屍蹶然起立。頸血湧洒如霧雨。振臂搏攫。與公等鬪。震

撼山谷。凡七日夜乃靖。已而事聞於朝。勅封太尉。一贈惠民侯。或曰。太尉公兄弟。惠民侯則董戈十五也。然無所考據。亦莫能詳焉。蕭人德公等。作廟於鳳凰村。肖像而祀之。凡水旱癘疫虎狼之患。無不往禱。禱輒應如響。閭閻婦孺。皆稱爲巖將。老太公云。墓在十一都第二圖。

贊曰。昔蔣子文生時。嘗自謂吾骨青。死當爲神。已而果然。管輅亦言。吾但能泰山治鬼耳。豈人之爲神者。固自別有一類耶。禮言生有功德於民。沒而祀之。其人不必自神。而民神之則神矣。管公等力除妖厲。功德宜俎豆。而事迹之奇。有非人之所能爲者。是未沒而已神矣。蕭人尊其所親。率曰太公。而冠之以老。蓋將祖父事之。獨未達巖將之義。豈以其處巖穴而立奇勳。故云爾耶。

歐陽際隆事略

公名永昌。字際隆。姓歐陽氏。系出廬陵。其先有國勳。世官所部。遂爲貴州人。文安令張侯其友也。張侯曰。某交際隆若干年。其家能義以睦。穆穆棣棣。作息食飲。成就法度。際隆之與余交也。視吾父猶父也。家相去三十里。嘗以朔望至。而拜於庭。得珍鮮。則馳以獻。久而不懈。某至際隆家。太夫人亦以子畜之。際隆好客能飲。予每至。則觴詠竟夕。太夫人盛供具。不寐以待。以爲常。際隆於書無不窺。尤喜離騷。與予飲。則奠巨觥屬予。一觥盡。則背誦九歌一章。不遺隻字。予旣醉。而際隆猶琅琅不休。蓋博聞強記。其天性也。予生而子立。無兄弟之親。在先大人前。獨與影俱。一旦承父命。遠宦數千里外。先大人獨一子。不置之膝下。而令其遠宦數千里外。咸以吾際隆在先大人子際隆。某兄際隆。際隆豈今之人哉。先大人素強健。忽而病。

病而際隆侍醫藥。病而歿。歿而際隆手含斂。斂而執喪受弔。如親子姪。是後必十日一至喪所。潔奠哀哭。而後去。然則某有父而際隆父之。際隆真吾兄也。蓋張侯之言如此。邑人陳儀作而言曰。異哉。古所傳良友。相與更患難。託妻子。相然信以死。竊謂今世不復有是人。儀雖少。不敢過不肖其身。竊欲追古人之萬一。然自料生平。亦不敢望有是事。乃今而得之。古之人不吾欺也。吾雖頑鈍。未嘗入於非人。獨恨不得見歐公而友之耳。今之世而有古人。古人豈不可學而至耶。雖然。不獲友歐公。而獲事張侯。侯之來也。邑方災祲。侯爲之請命。以去就爭之。侯愛人以德。治未三月。而人爭傳誦其言動。以相聳勸。非若人無以得若友。今不幸以父憂去官。儀旣恨不見歐公。而於張侯之去。尤有感也。退而書之。時以自勵焉。

趙節婦事略

趙氏。父楚臣。婦於董明樓子。爲農任家莊。康熙辛未夏。賊船奄至。露刃登岸。莊之男子走。皆匿澤中。婦女惶急無所避。氏見執。義不受污。賊以白刃加其頸曰。不從。斷頭矣。氏辭色不屈。願速就死。罵賊愈厲。賊怒。反其刃之背以擊之。氏護痛。手持其鏢。賊遽抽刃。而腕與掌俱落。出血淋漓滿地。猶呼且。詈不絕口。賊亦爲之愕。適他莊救者至。乃委之而去。頽然臥血中。夫與姑來舁之歸。幾死者數矣。創旣平。一手廢不能舉。是時年十有六也。予聞而義之。作壯哉行歌其事。屬而和者數人。明府張公亦嘉其節。明年編戶口。爲復其父與夫二人。

陳學士文集卷十一

記

王氏別墅記

王氏別墅在天津東南十有五里。距大河數十步。風潮震夜。則汨沒之聲。崩屋撼枕也。四面無鄰。土垣周繚。可五畝許。茅屋十許間。軒窗疎豁。雜樹數株。扶疎掩映。雖位置不適。而野趣自饒。主人以予愛竹。植一叢所。憩東室外。風來瑟瑟作聲。夏月取涼露坐。不聞更漏。惟視星月爲候。往往聞鬼聲鳴。村人曰。狼耳。後每聽聲所發。使同生徒尋逐之。以爲笑樂。午飯後。徐步河干。東望渺瀰。潮上海門。濤頭如數點鴉。須臾而至。則漁艇風帆颯颯也。雨過林光如沐。蟬聲乍咽。聞之爽然秋思。唯秋冬之際。曠野蕭寂。風自大荒來。欲攜蓬笠而走。其勢恐人。劇雪之後。飢鴉餓鷺。啼號振空林。令人作墟墓間想。然於斯時。發奇談以壯魄。揆幻彩以破空。二三子奕奕神王。轉覺城市中。擁鑪垂幕。羔酒徵歌。墮熱劫而失冷趣也。當是時。予自謂羲皇上人。津人士視之。亦如方丈圓嶠。得一卽以爲靈境。而華門獨樹。若施行馬。望之逡逡不敢便入。唯老農漁父。闐然相尋。雖主人不輕來過。予據而專之。蓋三四稔矣。及至輦下。時時夢至其處。居然坐坦軒。揚眉抵掌。掉舌縱臆。而生徒或默以領。或笑以領。或目以受。或俛以思。而予口津津。覺青蓮花香。生齕齕間。莊周爲蝶。自喻適志也。抱疴以來。耳中常作濤聲。蜩螗之鳴。乍大乍細。第一瞋目。則不知身在何許。

彷彿天風吹我。還到舊遊。枕流漱耳。臨風聽蟬。洒然會心。不覺病之在吾體。阮亭云。仕宦幾人爲令僕。十年冷落鵲山湖。若予村塾之適。雖十令僕不易耳。嘗聞造物。最惜清福。不以與人。予之薄劣。乃橫據他人所有。而潛享之。豈不折卻十令僕耶。人生會有得意時。予一生得意。乃在荒墟茨屋中。受領已極。自今言之。如武陵漁人。出桃花源。旣迷不復得路。空向外人稱道如此。只同說夢也。

借餘軒記

卽院落之餘地。借三面之繚垣。以棟以楹。不雕不績。可以燕息。可以晤言。此李公借餘軒之所爲作也。公以大司馬制越。令行化洽。九年冬。詔入覲。次年五月。攝大司寇。七月。奉命節制是邦。借也。越人日夜望公歸。羣出其力。爲公建使院。崇極而趣成之。時時偵於江上。相驚喜告公來者。日以數焉。是邦之人聞之。而懼曰。公其無意於圻人乎。雖旌節之不久淹。然願借寇君一年。出治越之餘者。以煦我。我亦已幸矣。已而聞公作是軒也。則輟然喜曰。公其即安於是歟。不然。以錢塘之雄富。湖山之佳勝。而使院攬其全。其視茲軒。不過一茨耳。公乃作之。而俯仰燕息於其間也。若素其於彼也。若忘。則我邦之人。其可以稍慰矣。八月。念有七日。軒成。而予適至。坐其中者移晷。公謂予名之。遂名之曰借餘。以誌公之簡。且從民所望也。或曰。公之自致於君也。心無餘。其獻替也。言無餘。敷政章教以咸民也。力無餘。爲越人籌興除。規久遠也。思無餘。察民情之拂愉。辨吏治之臧否。耳目無餘。今日借公之餘。以煦我。顧公安所得餘而借之。予應之曰。無餘者。盡己也。盡己者。忠也。忠則一。一則約。反是。貳矣。貳則紛矣。憧憧然利害得失之念。交營接搆於心思。

耳目言動之間。日不暇給。而又焉取餘哉。今公一忠自靖。不知其他。譬之水焉。恃源而往者也。挹之而不盡。酌之而不竭。不擇地而施之。而無不足。然則公之無餘者。乃公之所以有餘乎。餘則可借也。以之名軒。胡不宜。

游園記 代潘老師爲莊親王作

游園。非園也。園者。占形勝。治臺榭。激爲清流。散爲疎林。抗而爲山。墜而爲谷。極窈窕之觀。窮往復之致。而游園皆無之。然而有堂有亭。有軒軒如。有齋齋如。庖廩廩。凡園所宜有。以供日用。食飲行坐。徙倚者。罔不畢具。而其趣之勝。一寓諸游。游而山。則帆隨湘轉。青逐人來。橫嶺側峯。皆園中之邱壑也。游而麓。則懸蘿深箒。煙條風菜。飛香雨紅。皆園中之林樾也。游而水。則驚濤聒天。澄泓無地。虹飲月浴。螺鳴鯨擲。皆變現乎軒窗之下。是卽園之陂池也。游而野。則綠疇千頃。青畦百畝。墟里孤煙。柴門獨樹。皆掩映乎欄檻之外。是卽園之場圃也。游之所至。無非園者。園之所至。無非游者。昔人以畫舫名齋。而齋不遷。以浮槎名亭。而亭不移。夫朝夕於斯。縱有幽泉邃石。嘉花美木。而耳目之境。厭於習見。性情之遇。無復新賞。雖梓澤金谷。皆陳迹耳。惟張志和泛宅浮家。可謂與道偕逝。然江湖散人。游方之外。心迹雙寂。理固宜然。今主人以千乘之尊。忘情軒冕。寄趣煙波。心有天游。境通日涉。推此意也。殆將憑虛御風。淩滄溟。超崑崙。而游乎六虛之外。所謂十洲三島。吾烏知其非園也耶。善乎主人之自謂也。澹然已足之懷。竊有獨喻焉者。夫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澹然已足。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優哉游哉。送君者皆自崖而返。君自此遠矣。

重修廣濟橋碑記

有橋於新橋之西者。其名廣濟。其長如千步。其鎡七。其高如千尺。其廣如千丈。其成以五月某日。其董事工者。安州賀生昌祖。其往來巡工者。清苑李丞逸客。經其始而觀其成。則守保定倪使君象愷也。新橋在安州西二十餘里。跨府河以濟行人。東自安州。西自清苑。南自高陽。任邱。北自新安。容城。往來皆取道焉。而府河挾一畝雞距諸泉。匯祁蒲曲逆之流。每夏秋雨集。溢岸騰涌而來。新橋之下。不能容也。則旁齧橫奔。而道爲之絕。於是民又橋焉。東曰普濟。西則廣濟。蓋以濟新橋之不勝濟。普而廣之云爾。二濟中廣濟最衝。則最先圯。賀生昌祖。以父志葺而復之。僅三鎡。去夏水大至。則又圯。使君賑所部過之。曰。此不修。二橋爲無用矣。行者病。居者亦病。有應於旁者曰。唯然。前之圯也。或涉而溺焉。有楊生攜孫赴塾。俱沒。於是三日浮出。孫猶抱其頸未釋也。吾父感焉。誓復之。未及而歿。囑予爲之。予與二三父老勉爲之。今復以水毀。今不能矣。詢其名。則賀生昌祖也。使君曰。重勉之。予助汝。於是出俸金爲之先。且曰。橋不勝水。卑且狹。而基不固也。堅而底之。抗而崇之。延而長之。庶其可。於是命李丞喻居人以復橋。便宜狀衆情大洽。於是賈效其貲。工效其技。農效其力。不數月而橋成。加其舊三之二焉。偃之虹如。仰之月如。雖有淫潦。弗可毀也。已。於是刑牲徵俗。祀橋神而落之。於是賀生昌祖介張天池侍御而來言於予曰。此倪使君之賜也。請書之石。以誌使君功。以勸來者。予謂之曰。凡人之能於其事者。必有餘於是事者也。人之克舉其官者。必有餘於是官者也。夫以一人而察十七邑賑貸之當否。目不給視。耳不給聽。心思不給慮。僕僕往來。猶濫

且遺是懼而遑問一橋乎哉。今使君所至吏革其僞民獻其情井閭之間求得欲給而心思耳目閒閒然若無所事。因以其暇考山川釐疆域。烝孝秀咨髦耆旌隱節懲姦慝章教訓俗興廢舉墜無不於是行之。一橋何有。而以爲使君功乎。侍御曰乘輿以濟孟子譏之川無橋梁單伯傷之於其細可以見其大。此橋之修固使君之餘也。獨不足徵使君之餘於事且餘於官乎哉。予曰然遂爲之記。

有竹齋讀論語記

論語非書也。孔子之言也。若大學中庸及孟子七篇則書也。非言也。孟子雖具載問答之節而篇法指敍都經撰鍊則當作書觀耳。惟兩論描摹聖語略作裁潤而餘音生吻隻字單詞冷拈虛綴其所本無一毫增其所本有無一毫減雖謂孔子與諸門人至今存可也。予之讀之不遽探其意而先求通其詞而欲通其詞則不敢忽其字。晰其字以思之。字與字之際有自然會者。詞之所從生也。離其詞以思之。詞與無詞之際有自然合者。意之所從出也。或一時而得數章或盡日而得一章或經旬而無得焉。功不敢迫期之以暇。眼不敢熱伺之以冷。要以開記者之生面遂以傳言者之本情。凡四閱月而評點以過。非云有當於論語也。又非云有當於讀論語者也。蓋隨讀之而隨得之。隨得之而隨識之。識其所得得其所讀其斯以爲有竹齋之讀論語乎。

江南戊午鄉試正主考熊公追思碑記

公之典試是邦也。其歲戊午。去今三十有五年。更十有一舉。然而人之思公也。歷久而彌深。其才而屈者

曰。吾恨不遇熊公耳。公之掄才。如九方歎之相馬。略其驪黃。取其神駿。萬馬過於前。而騏驥無遺者。驚駘款段。不得邀其一顧也。拔七十三人於萬衆之中。得者不以爲倖。失者不以爲屈。吾輩於此時而不售。斯可羞耳。若見放於庸人。固其宜也。其學而貧者曰。熊公天下之賢主司也。不以萬金易一士。方受命之初。權貴人爭囑其子弟親戚。公一切拒勿聽。有挾重賂邀之塗。而致之邸者。閉門不納。踰垣而入。公怒叱將執之。愕而逸去。蓋公之言曰。江南才藪。預試者數至萬。而解額纔七十餘人耳。銖稱寸度。以當其取舍。猶恐失之。若內怵於權貴。而外沒於賂遺。何以對朝廷而服多士哉。濫一人則失一士。失一士卽蔽一賢。蔽賢之不祥。其無後乎。是言也。至今人猶誦之。時功令方嚴磨勘。獨江南內外簾官。無一人掛吏議者。司寇魏公象樞。頓首公之邸署曰。吾非拜公爲國家得人慶也。當是時。孤寒力學之士。久阨場屋者。拔取殆盡。吾輩不幸不遇公。分老死牖下矣。嗚呼。上之選舉。下之趨舍。從之才者。登。不才之愧也。學者登。不學之師也。人人爭自磨礪。攻其業而殫其能。絕徼倖之心。鄙章句之陋。恥奔競之習。成茂異之風。上可以光邦家。下可以儀鄉國。其補於作人之雅化。豈小也哉。夫逢年者。獲力田者。怠矣。倚門者。售刺繡者。荒矣。榜發之日。士氣索然。抱璞者泣於途。吹竽者譁於市。至此而益歎熊公之不可及也。方今聖天子崇儒右文。興賢造士。固已軼近代而追隆古矣。廣兩試之額。慎遴才之選。寬閱卷之期。切切焉若惟恐抑一才而失一士。士生於此。豈非千古一時哉。而江南一省。被養尤深。是以窮巖深谷。士氣奮揚。雖章縫之老。髻鬣之童。皆知朝誦夕摹。求一當而自效於聖明之世。夫上之求才。如此其殷也。士之自厲。如此其至也。所以合風雲。

之契者。獨在賢主司耳。而苟有庶幾熊公其人者。體天子側席之心。念多士乘時之意。公以防其僞。而明以得其真。則作睹之美章。泰交之盛成矣。嗚呼。九原不作。吾誰與歸。是以十二郡之士。以不及遇公爲恨者。共謀紀公之事於石。揭之孔道。相與瞻仰而流連。猶夫峴山墮淚之碑云爾。公諱某。字瀚若。江西南昌人。典試時。官太僕寺少卿。歷官工部尙書。公子某。丙戌進士。官翰林。孫學熹。領乙酉鄉薦。學烈。癸未進士。方將雲蒸霞起。繼其家聲。以此愈信賢達者之有後也。

天津關部布公去思碑記

國家臣一四海。聲教所訖。遐陬僻隅。莫不奉職。舟檣通乎溟渤。八方萬國。商旅輻輳。水土百物。雲奔霧集。會於天子之都。而天津引河控海。爲之管鑰。故權關之任。重於他邦。苟得其人。則柔遠附疏。宣上德意。使嵐煙瘴雨之鄉。翹首企足。如恐後焉。非特區區財賦之間而已。布公以內務府某司郎中。來蒞是任。視事之初。按覈簿籍。集僚吏。胥役於庭。而命之曰。賦稅業有成額。朝廷所取者廉。微示抑末之意。而不盡其力。所以恤商旅。通財用。招懷遠人也。足吾賦。稱吾職而已。唯是額外之求數以急。屑屑爭細民之利。非朝廷意。於是出令。除苛稅若干事。人皆樂之。公廉於己。而察於物。勤於職。而周於德。每旦日臨水次。舳艫銜尾。以次第親納所入。役無假手。而視其貧者微者。立遣之。無所與計。偕之士。黜謫之員。無所責焉。歲額之數以足。而不贍其私。故上與下皆濟。於是東南六路之人。無羈旅愁。嗟之聲。估客晝眠。棹歌暮唱。人人有以自得。則公之所以柔遠附疏。宣上德意。而使千萬里外。識朝廷之寬大。而不貴貨財。莫不聞聲赴響。慕義

無窮。功何偉哉。以故卿大夫同官於此者。皆重公之德。而樂聽從其言。釋紛決疑。所裨宏多。而商民之親被其澤者。其爲感且頌。更何如也。冬十月。公旣入朝報政。行將大用。廣其施於天下。而惜公之去者。謀紀公之德於石。而請予爲之言。予謹錄其大者。以爲後來勸。

張氏新塋碑記

玉田縣有新塋於中灘莊之原。若堂若斧。纍纍相望者。爲張氏之兆。其孤賓國。以雍正十二年十月某日。舉其五世十有三喪。至自江南。而窀穸於斯。其上蓋通議大夫鎮江參領諱大魁墓。賓國之曾祖父也。配淑人姚周金祔焉。其左則鎮江防禦諱士儀。賓國之伯祖父也。配宜人王祔焉。其右則朝議大夫淮安府徐屬同知諱士仲。賓國之祖父也。配恭人白祔焉。次則賓國之父河工效力州同諱廷藩。祔以母金氏。次則賓國叔母佟氏。其下則賓國弟妻畢氏也。計距其歿時。遠者數十載。近亦十有餘年。旅櫬異鄉。絲歷春秋。魂魄有知。殆不勝羈棲飄泊之感矣。一旦聚族於此。祖孫子父。昆弟婦姑相依也。泉壤之下。不已暢然無憾歟。人所以貴有賢子孫也。其尤難者。賓國八齡而喪其父。又二年。祖朝議公卽世。伶仃孤露。幾無以自存。稍長北歸。依親懿以餬其口。因爲之持鹽筴。所入稍豐。數年之間。約縮身口妻孥之奉。錙銖累積。卒以歸累世遺骸於數千里外。成禮以葬。可謂賢矣。夫人家子孫之賢不肖。大抵衍餘氣於前人。賓國之祖朝議公。循吏也。三宰劇邑。俱有異政。初仕爲容城令。不忍逃人連坐之濫。所出數十人。亦用失上官意。降調去職。再起令黃陂。黃陂紳士多姿橫。公訓以禮而裁以法。政教大行。以叔父觀察湖北引避歸。送者數

百里勿絕。其令仁和也。卻萬金之賂。撓撫臬之怒。卒殲巨豪於獄。以雪民婦子剖腹之冤。杭人相慶。若除
螟獮。然以是聲震兩浙。用舉者擢牧江南之邳州。未幾。復以罪悞降秩。效力河上。積年勞。乃得淮安郡丞。
非其好也。卒於官。貧不能歸葬。越若干年。而孫賓國始奉以來。從其父兄。攜其子婦。安魄體於新塋之內。
論者謂公之賢。固宜有後。而賓國以孤弱之餘。能自成立。以盡於大事。則公之餘慶。有以佑啟而默相之
也。新塋在雲梗之隈。環抱縈帶。形家以爲吉壤。張氏之復興。其可俟也已。嗟乎。世之達官貴人。墮節冒禁。
貪營多藏。爲子孫無窮之計。而不知適以供其淫僻侈蕩。成愚不肖之行。俯仰之間。無復子遺。至於鬻墓
石。賣隴樹者。不知凡幾。以視夫張氏祖孫何如也。故爲之書其碣。以揭於墓。以爲爲人子孫者勸。而因警
其爲祖父者。

新安黃氏享妣專祠碑記

新安黃子以禎。爲祠以祀其先妣三十六世之主。五載而後成。將志其事於石。以昭來許。而請言於予。予
徵之曰。祠專妣矣。若祖何。黃子曰。黃氏之祖之有專祠也舊矣。不知所從起。自始祖香而下數十世。昭穆
可數。而妣主闕如。歲時之薦。右不及母。吾父每用爲憾。父幼而孤。賴先王母飲冰茹蓼。撫以成立。母氏之
恩勤荼苦。倍知之矣。易簣時。顧禎而訣。以母節未旌。妣祠未建。終不瞑於地下。禎其敢一日忘。歲乙酉。王
母旣邀表閭之典矣。建祠之志。蓄之廿餘年。而禎已五十有三。聲聲過中。時不可以復待。乃倡宗族而成
斯舉。亦猶行吾父之意也。予曰。祖旣有祠。何煩更作。爲妣主而祔以享焉。禮也。黃子曰。曩者吾父嘗圖之。

矣。黃氏世本江夏。自太守績官新安。因以爲家。再傳章。葬潭渡。子芮廬焉。子孫因聚族於此。白章以下。先妣氏族皆牒具。以上則無聞焉。宗祠之始。其在太守之後乎。迺祖宗之在江夏者。僅傳名與世次而已。厥配既不可詳。故闕其主。後世因之。妣沒不祔。示不敢加於先人也。予小子嘗於禮。敢易舊制。計惟有建專祠。奉先妣之氏族可稽者。以伸其私。或先人之所許。而秉禮君子。亦可憐而諒之者也。蓋吾父之言如此。顧費不貲。力不逮。遂齋志以歿。禴嘗痛之。故齋身勞心。積廿餘載。乃克就此。不知其非禮也。予感其言。俛而思。仰而嘆曰。禮起於人情之所不安。專祀祖而不及妣。人情之所不安也。太守公以上。厥配無考。而後之子孫。居然各祔其妣而祀之。有加於先人。亦人情之所不安也。不敢加於先人。而三十六世之妣。遂泯然無祀。又人情之所不安也。積三不安而權宜之。於是建專祠。以奉妣之氏族可稽者。以安厥考之心。並以安厥先祖若宗之心。黃子可不謂孝乎。夫孝。禮之本也。孝無定則。心安爲大。禮無成迹。致孝爲大。黃子齋身勞心。崇本追遠。可以厲俗。可以式後。嘗誦小雅。大田。楚茨。諸什。皆公卿有田祿者。力農奉祭之詩。夫務本節用。而後能長守其富。以禴祀蒸嘗。故羊羔素絲。與采蘋采芣。相表裏。今新安士大夫。多業鹽筴。稱素封。是亦其田祿也。予官此七年。每以崇儉爲禔俗之要。亦浸浸化矣。而黃子每爲之先。旣大茂以實。暨其成也。一歸於仁孝。予故嘉其志而略其禮。用以示其後昆。

陳學士文集卷十二

祝文 祭文一

祭龍神驅怪文

惟天子至仁。心上帝之心。事下民之事。特命怡親王。興修畿輔。惟王奉上意。竭誠而致行之。乾乾翼翼。寤寐弗釋於懷。惟下民受上恩深厚。黽勉趨事。罔敢言勞。長隄之役。涉波負塗。尺積寸累。朝夕惟風雨是憂。用祈祝於明神。惟下走儀。適以其時至。實懼且憂。率耒鍤之夫。而虔禱於堂下。神如佑諸。則以分龍日無雨爲應。惟奉若天道。效靈於天子。自是歷三旬不雨。以無墮我成功。今七十里長隄。屹然波中者。皆神力也。而善來營之。西洄流漩洑。波濤險怪。倏忽起滅。實有物以憑之。頽岸十餘丈。隨補輒壞。至於再三。水工爲之束手。是以上廕王慮。遣官遠來。將欲分流複隄。以避其勢。夫明盛之世。百靈效職。茲何物怪。狡焉思逞。是敢於違天慢神。妒禹工而病堯民也。蟻穴可潰。金隄。矧此異類。偏處岸側。憑陵水勢。蕩齧土工。不亟屏除。終爲大厲。用敢昭告於明神。仰藉威靈。驅之遠徙。期以三日。羣醜盡行。俾瓠子之安流。庶宣房之永固。馳聞朱邸。上達楓宸。必將褒答神功。崇其廟祀。惟神鑒之。

祀龍神祈晴文

惟天子大聖。奉天之道。而致力於民。特命賢王。巡行郡縣。興除水利害。區畫條理甚備。百靈效職。唯神之

功甚茂而章。方六月水大至。下民之執役者。望雲而咨。願假晴霽旬日。乃自分龍不雨。至於浹月。環視鄰邑。潰防決岸者踵告。惟茲長隄。蜿蜒洪濤巨浸中。尺寸累積。豕塗燕泥。其勞不烈於此矣。迄無墮我成功。豈人力也哉。隄以內。秔稻二百頃。半已登場。精米之在市者。斗錢二百。災祲之餘。人果其腹。皆食神惠也。而善來營物怪。憑流洄漩頽岸。仰藉靈爽。近已順安。萬口嗟異。僉曰。神實驅之。凡茲顯濯。儀不敢隱。具以報王。今隄工幾告竣矣。比日陰翳。日氣不舒。時有淒雨。乘以冷風。人夫寒栗。何以出入波中。取塗泥而致之隄上也。工作有程。欲已不可。欲速不能。八月行盡矣。九月肅霜。我功如何。夫憫小民之勞。增其傭值。而邀惠於王者。下吏之職也。司風雲之變。假我晴暘。而得請於天者。明神之力也。當大雨時行之會。尙能掃豐隆。驅列缺。鞭雨工而去之。況茲太昊執矩之日。秋陽發光之候乎。唯神斂其嘯氣。扇以清風。杲杲日出。溶溶波暖。民氣奮樂。康功用迄。答賢王昭格之誠。膺朝廷明禋之典。豈不偉與。下吏儀。願充祝史。虔告於明神。惟其鑒之。

祈雨文

維天仁覆下民。貽之嘉種。俾粒以乂。維山川百神。受天寵靈。宅茲隩區。用能興雲使物。水下土。滋百穀。俾歲功成。是以國家秩之視公侯。而祈報之禮有加焉。維皇帝體乾用九。所以事天者。甚至之綱之紀。懷柔百神。宜各效乃職。雨暘不愆。以害用承。皇帝所以若天仁民之意。乃今年春。雨不時至。來牟鮮登。是使吾民不獲受厥明也。皇帝憫之。入夏以來。雨不破稿。禾苗卷局。農嗟於畝。米踊於市。用廛上憂。夙夜內自省。

蔬食露禱。質躬於天。申命庶正。致虔告於明神。而切責其不戒。庶正惶懼。駿奔深自咎。不職無所逃罪。然下民何罪之有。夫庶正百神。幽明合職。均承帝命。以下字民者也。庶正墮職。不能宣上德意。神宜糾之。不宜移怒無罪之民。而屯天之膏。負皇帝若天仁民之意。其若神職何。乃燭乃箴。昭鑒不遠。再拜而作迎神之歌曰。民乃神之主兮。天則民之母。爲子請命於母兮。如攜斯取。苟立視而不以告兮。毋乃廢主而曠守。吾有以知神之不然兮。將請於天而恐後。天命神爲雲兮。雲則神之裾。天命神爲雷兮。雷則神之車。被雲乘雷。兮下斗墟。援北斗而挹天河兮。澤九州焉有餘。神延竚而誰俟兮。雲羃羃而愁予。

祈雨文代李制臺

惟上天致無已之愛於下民。如慈母之育穉子。有時譴怒。以警不若。而噉隨之。故災沴偶加。旋即貽之以豐稔。凡去秋被水之區。夏麥大登。所以償之者倍蓰。而水所不到者。收穫不及焉。以此見天心之仁愛斯人。弭其患而補其闕。未嘗頃刻置也。惟明神奉天之命。作鎮龍於茲土。自當以上天仁愛斯人之心爲心。我皇上體天子民視之如傷。飢溺由己。自去秋徧災後。賜蠲賜賑。議糶議貸。凡所以爲斯民弭患補闕之計。蓋已無微不至。無遠弗届矣。惟職承乏於茲。所以仰承德意。下布聖澤。俾斯人出飢溺而獲安飽。任大責重。與明神作鎮。體天愛人者等。神鑒昭明。其敢頃刻怠忽。使皇仁有不下逮。自蹈慢民負天之罪乎哉。然而可以自盡者。人事也。無所用力者。天時也。今小暑已過矣。民間望雨甚急。而天澤不時霑。霑矣而弗徧。徧矣而弗久。故秋禾之早者弗長。晚者弗茁也。有麥之地。待雨而種。不雨則種弗及矣。無麥之民。以

雨爲秋。不雨則秋無望矣。至於山陬沙壤。黑埴赤墳之土。所在皆有。農人秉耒而嗟。婦子仰天而嘆者。不知凡幾。此皇上所宵旰焦勞。職所夙夜疚心。而無所用其力者也。且去歲不雨。至六月一雨。而水以成災。雖晚稼薄收。而瘡石無餘。薪樵莫給。賴上之德。以延至於今。今復無秋。則轉徙流離。將在目下。天心仁愛。所以弭其患。而補其闕者。甯獨恕遺於此類哉。皇上深宮齋省。對越上蒼。則旣以斯人之疾苦告矣。惟神與職共鎮茲土。奉天承君。一心無貳。天時過中。而人力無施。職不神之告。而誰告也。若職有愆尤。不能逃神之覲。凡有咎殃。宜加吾身。此蚩蚩者何辜。況其爲上天之穉子。警其不若。而煦噢隨之者歟。用敢蠲潔身心。待大神之休命。惟神鑒之。

祀田祖祈晴文

下吏奉職無狀。其或罔恤民隱。上千天和。凡有殃咎。宜加厥身。小民何辜。半載勤劬。而忍令或或青畦。頓成茫茫白水也。春夏之交。雨澤愆期。日夜車戽。僅乃盈畝。下吏恭奉聖天子惠愛元元之意。虔禱於明神。遂蒙照臨。五月廿三日雨。廿五日大雨。四野霑足。自是膏澤頻施。町畦流潤。秧苗布濩者。五萬餘畝。懸車放牛。人樂而歌。下吏亦得藉農夫之慶。報成於賢王。以慰厥憂勞。夫何比日以來。猛風震霆。驟雨狎至。田間盈尺。苗穉在水。如此不止。是無秋矣。嗟此芄芄。莖寸皆國帑所營。顆粒皆民命所係。苟無秋。尙有民乎。明神承天翊聖。以民爲心。未有不忍於前而忍於後者。仰觀風雲之色。似挾威怒之容。求所以致此者。而不得。必下吏之愆。貽害於良疇也。敢昭告於明神。其致天之罰。是震是殄。是淪是覆。雖九死以猶榮。毋兆

人之胥溺。

祭漕水河神文

水於畿東。濬爲大。至有江名。然無資於澆溉之利。惟沽亦然。以下通潮汐。陵藉藉以轉輸。故命曰運河。然其上盈涸無常。涸則糧艘不前。盈卽汜溢四出。爲田廬害。其最利於人而無害者。惟陡與漕。陡河灌田。至數萬畝。雖有漫決。而閘淤所至。化瘠爲腴。秋稼所失。夏麥旋償。以倍蓰。且永成沃土。厥利無窮。唯漕亦然。而源高流盛。淤衍之力。較陡河所及愈廣。故夾岸百餘里。田皆膏腴。園圃連屬。聚落繁密。煙火相通。大者千室。小者亦數十百家。漕河生齒之蕃。未有及此者也。獨灌漑之利。徐尙寶言之而未及試耳。皇帝四載春。怡賢親王奉命視京東水利。請於沿河一帶。建閘開渠。數十里內。無非沃壤。又言近河居民。引流種菜。千畦百隴。在在皆然。未見有利於圃而不利農者。是漕水可田。與陡河等。特彼先此後。措施以次第云爾。五年秋。水溢。漫且決者數道。旋即消落。而閘淤已二三尺。厥田上上矣。故令德茂妒前。又欲自委疎防之罪。方決時。譚張其辭以聞。謂廬舍田園。無一存者。至震動朝著。聖主其咨。遣使齎金。馳驛振救。至則井里晏然。故令以虛妄斥罷。而還鄉河之名。聞者悚息。遂隱然爲畿東巨害矣。嗟乎。一夫造謗。名瀆銜冤。豈不痛哉。夫秦以涇饒。鄴以漳富。陂而決之。且溉且糞。長我禾麥。古人之用水。如此其勤也。然彼固濁流。壅培自其性爾。今漕水清泚。孕自靈泉。百折而西。其流可鑑也。一遇夏秋雨集。則噴薄懸瀑而下。水石泥半。濁漳同色。無砂礫之瀾。有糞溉之饒。凡所瀰漫。畝皆獲倍蓰。畇畇原隰。惟漕實甸之。漕亦何負於人哉。且人

不能用水。水自爲人用。乃猶沒其利而獨張其害。蚩蚩者氓。亦忘其身享之利。而妄相翕附以爲害。此某之所爲憤惋而不平者也。今年二月。周行水次。追乘賢王遺意。度地於孫家鄆之南。建閘開渠。引流西注。作水田二區。計二百頃。圍圩周防。溝洫貫達。經始之時。疑沮者猶斷斷於河害不休。予乃辯析端末。授意於令尉。俾播告於有衆。令鴻俊清彊有遠識。尉文標久於任。習其土與人。爰破羣疑。而毅然卽事。以三月某日起工。圍溝旣以次告竣。六月某日。開始成筮吉。引溜入渠。以灌禮宜。虔告於河神。於是設位肆筵。刑牲燭醪。召伶侑享。簫鼓旣作。使者某率賓吏髦耆。載拜醺酒於河流。復昌言河之爲利於民者。普且渥。而無有少害甚悉。宜永念崇報。揄揭神功。神其益錫福爾有衆。自今以始。水土沃潤。風雨以時。黍稷咸登。災害永息。髦耆皆恍然若寤。稽首而言。今知河之未始爲害。吾儕小人。食其利而不覺也。於是合辭致祝於大神。維神聽之和平焉。

家祭文

嗚呼我父。一去何之。胡不來食。胡不來息。棄捐所愛。今更依誰。神去形留。呼不我聞。哭莫我知。白頭老母。形影相隨。六十二年矣。總不憐兒。胡甯忍斯。嗚呼我父。歸來歸來。無俾久離。雞鳴鶯咳。枕上聲來。今也寂然。寢門夜開。朝問何欲。何飯何羹。今也誰御。旨酒空盈。宵燈半焰。琅琅彈詞。今也闐然。夜香裊絲。嗚呼。一言一容。結於兒心。恍然在目。忽不可尋。暮往朝來。歷旬已二。朝呼暮盼。兒父不至。有去無歸。終焉永棄。夙昔瞥見。笑語儼然。頃所疾苦。今已盡蠲。舉箸而食。兒侍於前。孰知是夢。我心瘳焉。俄而驚覺。臥於棺側。欲

尋所見。如電如煙。嗚呼哀哉。父不來矣。諸孤煢煢。不我哀矣。在天在泉。或歸故鄉。空徘徊矣。吉蠲爲饔。殯我精誠。醴酒以灌。燐香以升。於戶於祊。於室於庭。天屬綴心。甯不我顧。甯不我復。而不綏我以希微之聲。與髣髴之形。

祭怡賢親王文

嗚呼天乎。以我王歸。胡甯忍乎。奪我仁賢。孰依孰庇。失我師表。曷則曷傲。於是銜感者懷不盡之恩。訓德者慕無窮之義。莫不繹思善美。寫其哀忱。言以人殊。疇能殫盛德之大全哉。然容光不足窺日月。未始非其明也。勺蠶不足窮瀛渤。未始非其水也。則亦各悲其悲。各言所言而已。某等固吾王水利之僚屬也。三年秋。直隸水上惻然軫念。發米數十萬石賑救之。猶以爲水利不興。水害終以不去。特以屬王親歷相度。而某等咸託後車以從。當是時。積潦徧野。且數百十里。原隰皆莫辨。卽訪之父老。亦但能呻吟言水狀。究不知其害之安在。吾王超然遠覽。或溯流以窮其源。或因端而識其委。慨然謂某曰。吾知所以治此水矣。隘者吾擴之容。羨者吾分之減。塞者吾疏之通。漫者吾攝之注。如是而已。南有二泊。北有兩淀。千流萬派之所停蓄而游衍也。漳入南泊。而五溝成倒灌之形。滹入北泊。而七里口絕歸滄之路。漲溢四出。任隆甯晉之間。無甯宇矣。自穆家口開河四十里。而南泊北流。黃兒營之上村浚拓千餘丈。而北泊東注。二泊疊相傳送。積漲頓消。沮洳爲田。不可以數計。此吾王之功也。西淀以趙北口爲咽喉。東淀以石溝台頭一河爲脈絡。趙北口橋座梗噎。而白羊豬龍之水不東。石溝台頭清濁駢闐。而七十二河之流不北。泛濫無歸。

決隄潰岸。上自高陽。下至文安。皆被其害。自橋道增修。而咽喉始利。永定改導。而脈絡全通。濱河數十州縣。慶安瀾者。於今四載。此又吾王之功也。是隘而擴之之效也。西淀潏決無涯之水。畢納於玉帶一河。白衛二河奔騰浩瀚之流。爭趨於三岔一口。而淀河挾子牙永定。揮濁湍悍之勢。復來會之。所謂驅萬馬於方軌。欲無迸逸橫奔。豈可得乎。於是開中亭河。分枝入淀。用洩玉帶之餘。濬滄青減河。拓筐兒港舊壩。別道歸壑。不爭三岔之隘。支港多則經流減。尾閭暢而宣洩疾。民生運道。均有賴焉。此又吾王之功也。是羨而分之之效也。玉帶東來。至苑口。以會同名。言羣流之所匯也。又東至蘇橋。分爲三岔。台山一岔。受中亭之委。而歸勝滂。趙家房一岔。亦於勝滂合流。其沿隄一岔之白石溝來者。復與之會。而畢出於台頭。自永定入淀。勝滂河久已絕流。石溝台頭一帶。咸成斷港。茫茫淀水。無復經流。閭閻爲河。三年決大隄。而南文安城郭。僅如洲渚。用是開勝滂河。以導三岔之歸。挖石溝台頭之淤。以通達津之路。洋洋清駛。高下攸分。數年以來。黍稷被野。秔稻與菰蒲並茂。是塞而通之之效也。此又吾王之功也。漚沱決於州頭。播爲九股。漫流於束鹿深冀之間。民不得畊。行旅幾絕。乃審流面勢。自第四溝疏引。循古河而注之。溢水。淖以永甯。豬龍河決柴淀口。奪流而東。漫及鄭州。驛道爲澤者十里。既浚其淤。而塞其決。復於下流之出岸村。建壩開河。而奔突之狂瀾。始弭節安流而北去。乃若牝牛河漫流於良涿。鳳河漫流於通武。鮑邱窩頭二河漫流於香寶。皆壞民田園廬舍。不可勝數。乃各爲河以攝而注之。俾散者有所統。而汜者有所歸。此又吾王之功也。他如修隄以資防護。作壩以裨節宣。築道以通行役。凡有關於利病。無不力爲興除。蓋自受命以

迄於今。慘淡經營。心未嘗一日不在河干。夢未嘗一夜離水次也。正月間。以青龍灣新工議未定。又不能力疾往視。徬徨靡甯。已乃喟然而嘆曰。本圖徧治諸河。使盈縮操縱。在吾掌上。豈期一病沈廢。已矣何言。某等聞之。竊訝其語之悲。而不料其竟不復起。斯言遂成遺恨也。豈不痛哉。至於營田之事。與水利相爲表裏。而較水利爲倍難。土曠人稀。則召墾難。民愚習惰。則慮始難。地方官膜視。則觀成難。浮議旁撓。則任事難。以故歷宋元明。屢舉屢廢。未有毅然必行。如今日者。吾王獨以水害不去。則田非吾田也。尙何營。水害去而營田隨之。則溝渠洫澮。濬畝距川。無往非所以行水。卽無往非所以分水也。水聚則害。水分則利。水行則利。水壅則害。一川之水。散爲百溝。一溝之水。散爲千畝。常恐其不足。而何患其有餘。南人爭水如金。北人畏水如仇。用不用之異也。吾使之用水以爲田。卽使之用田以分水。田成而水已散。利興而害乃去矣。是故巡視水利之時。已占度營田之地。後湖湖也。疏泉可田。大殷淀淀也。開河可田。天津寶坻陸種之區也。引潮可田。任縣甯津蛙蟻之藪也。圍泊可田。於是分局委員。授以方略。水高於地。溝而導之。地與水平。壅而溉之。水卑於地。車而升之。圩垸以防霖潦。閘洞以備蓄洩。其法固無乎不具。復列條例九則。丁甯而告誡之人。各賦功。四年之間。田成數千頃。秔稻豐成。米價頓賤。賤恐其病農也。奏請發帑收糴。歲至十餘萬石。則營田之效可睹矣。於中不無游惰之農。儉邪之士。及不肖官吏。造作浮言。逞其私臆。賴吾王之明斷。確然不回。是以有成功。去年正月廿三日。謂遼選曰。直隸之田。所營纔十三四。何以欲速爲。因指中亭河圖而示之曰。此皆可營。特八年九年事耳。顧謂陳儀。汝縣隄內可田。吾向言水涸。當與籌畫。今其

時矣。建閘引水，自高及下，層分遞灌，量水力所及而止，亦不須洩水河也。但得吾親往指示，乃可定耳。嗚呼！言猶在耳，遽成隔世。規畫未畢，宏圖永已。千古之痛，曷有極哉！嗚呼！某等碌碌下中，年來黽勉從事，幸無阻越，獨以吾王在耳。今王逝矣，雖某等累百輩，曾何足以爲有無哉！吾王虛而明，靜而定，見善如不及，愛才如恐失，雖一言之當，必採而納之，又咨嗟而激賞之，故羣策羣力，莫不樂爲之用，懸朗照於物外，燭誠僞於幾先，雖有深奸隱慝，莫不折其萌而發其伏，故懷邪者懼，事來有萬，我應惟一，以一應萬，則紛以一應一，則閒靜，故無不理也。物態無常，我心有主，不逆而與之爭，甯徐而制其後，定故無不勝也。以此御人，何人不服！以此集事，何事不立！此皆某等之所親炙於王，而王之所常以教某者。瞻慕徒深，忽焉在後，雖不能彷彿萬分之一，而言提其耳，言示之事，載色載笑，匪怒伊教之音容，恍然在目也。某等何以爲情哉！回憶始事以來，追隨道路者，非朝伊夕矣。車騎所至，誠長吏不得出境迎謁，一見之後，立遣回署，勿致廢事。其才且賢者，密薦達之，尤禁供億擾民。薪茹芻豆之需，必倍償其值，民皆利之。負販相從，所在成事，將弁卒伍，列隊送迎，則較其騎射，揀拔材伍，而兵丁之賞，動以數百金計，以故文武軍民，感激願望，惟恐吾王之不涉其地也。其於某等，顧遇尤深，授館授餐，恩意稠疊，或當朔雪迷蹤，大川橫夜，則探騎導夫前路，榜火戒其舟航，常待至夜分而不寐。嗚呼！此豈分與禮之所應爾耶！乃至司屬隨從，命彼華舟，工員疾病，賫之藥餌，吾王愛人之深，恤人之切，多有出於其所不及料者。身受之而心不能安，心感之而口不能述，而吾王猶以爲未至也。嗚呼！某等何以爲情哉！計惟水利營田，爲吾王未竣之業，亦吾王未釋之

心。某等自茲以往。遵奉成模。罔敢失墜。仰承遺志。罔敢怠遑。殫力竭誠。如王之在。冀以稍酬恩遇於萬一。然亦望吾王牖而啓之。默而佑之。神爽匪遙。夢寐之間。或庶幾一遇也。嗚呼痛哉。撫今追昔。肝摧腸絕。揮淚陳辭。惟吾王鑒之。

祭李又玠宮保文

嗚呼公乎。竟止於斯耶。公抱不世出之才。負邁往無前之氣。際非常之遇。居得爲之位。當無諱之時。上之倚公正殷。民之仰公方切。公之所以孜孜然忘夙夜。遺身家。思以上報吾君而下濟吾民者。正未有艾也。而竟止於斯也耶。八月中浣。公以聖節來覲。見公於邸第。公迎謂之曰。自子之別。如有所失。蓮池之游。予亦不復再至。言下惘然。將發前一日。過我荒齋。階前日影移數磚。猶款語流連而不去。嗚呼。祇此一見。遂成永別也。豈不痛哉。某以去冬十二月廿一日至會城。聽命於下執事。當是時。羣疑騰聲。衆嫌匿迹。咸謂公且吏畜之。束縛而馳驟之。某獨以爲英雄之度。詎不能容一老措大。而以勢駕馭之。公必不然。則徑以故人見。公果欣然握手。叙平生歡。授館蓮花池。問遺之使。踵相接也。每官僚譙集。必躋之賓客之右。某乃得抵掌伸眉。與公論古今人事。或及河渠利病。公未嘗不撫節稱善。嗚呼。人生知己實難耳。而見知於大賢尤難。夫以公之才。與公之氣。以公之位。與公之時。可以芥視人流。顛倒羣品。況以某之數奇形孤。爲時所棄。而淪落部下者乎。乃獨愛之惜之。禮之重之。雖抗節而無嫌。聞流言而不信。某平生得此於人者蓋寡。每一念及。未嘗不感激流涕也。九月望後。作書貽公。並以紀夢詩奉覽。尙欲褰裳裹足。爲上谷之游。續

蓮池之會。未辱還答。已而微聞感寒小疾。知氣體素精強。自可不日瘳除。不以爲意。旬日之後。有傳公引疾求退者。上已勉從其請。心竊疑焉。公受遇三朝。不由汲引。殊恩異數。邁於等倫。所以忘夙夜。遺身家。誓以圖報者。何如其至也。而忍以旦夕霧露之感。輒求罷閒。以自便乎。聖主養茲元臣。以爲憑翼。何如其重也。而且畿輔徧災。上勤宵旰。中澤鴻雁。賴以鳩安。又何如其急也。而肯聽其罷閒。以自便乎。此傳之者安也。乃求邸報閱之。則良然。於是疑且駭。滋甚。馳一介之使。持尺一之書。候起居。問加損於鈴下。詎知拜緘之日。卽公撒瑟之晨也哉。嗚呼。人孰無死。獨惜公之才氣。旣不可一世。而遭時遇主。得位行志。又汲汲如恐不及。且年方五十。有二氣體精強。則殫其所蓄。宣之爲壯猷。發之爲訐謖。以翊聖朝之運者。伊於胡底。而乃竟止於是也。豈不痛哉。或謂自古以來。剛必折。廉必挫。盡言者府怨。翹立者標人。公之離羣絕類。危行危言。蹈天下之至難。撝物情之所忌。二十餘年矣。結契聖明。功見言信。寵方渥而脫屣。身旣逝而餘恩飾終之典。無已有加焉。不已善始善終哉。自古忠賢。竭節忘身。或顛躓於半途。或齎志於末路。留憾史冊者。曷可勝數。而公獨若此。亦復何恨。嗚呼。公則已矣。惟是朝廷悼一柱之傾。蒼生缺爲霖之望。而平生舊雨。銜戢窮途。保全晚節。如某者。聞公之訃。不能不拊心而長慟也。衰疾交攻。潛然伏枕。動輪執紼。力所未能。遙奠生芻。西望心折。惟公鑒之。

北地同學公祭安溪相國文

嗚呼。寓內之人。仰公若華嵩。公不自知其高也。雖芻蕘之賤。苟有一言之幾乎道。無不降心以相從。然而

懷私者望門息影。悅利者聞風掃迹。是以招賢之閣。覓乎縹緲之峯。寓內之人。望公猶滄海。公不自知其大也。雖羈孤之士。苟有一技之適於用。無不推誠以相待。然而望洋者莫得其涯。躍冶者莫出其範。是以有容之量。渺若百川之匯。從容乎朝廷之上。非有危言厲色。而人心懷然。若有所嚴憚而不敢放。逍遙乎道德之鄉。未嘗戶說人喻。而士氣勃然。若有所鼓舞而不能忘。嗚呼。公之係朝野之重者如此。而今已矣。況吾黨之親炙。實手攜而事示。進之忠信。以立其誠。厲之退恥。以明其志。務達其材。俾可爲天下用。而無取乎無能之文。與阿世之智。雖未能有所成就。而受大匠之繩削。聆真人之警歛。蓋亦油然而不忍自棄。胡奪我公。則不我遺。俾莫達莫遂。嗚呼。公之文在帙也。誦之而心與口之間。盎然元氣。流於音響。節簇之餘。若源泉之汨以溢也。公之言在耳也。繹之而辭與意之表。四通五達。絲引脈貫。粲然若果臝之理也。嗚呼。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公之高深廣大。書與言之不能傳者。已與公俱沒。固非吾黨之所能心稽而意致也。麟鳳之嗟。山木之悲。有心者之所同然。而自悼其失所依歸。終無以與聞至道。斯所謂人亡而殄瘁也。嗚呼哀哉。

公祭梁少司農文代蔡大宗伯

嗚呼。公乘間氣。誕降高門。簪纓三葉。際會風雲。峴碑載德。燕然勒文。撫降去殺。有勇能仁。閱閱攸興。家兒克稱。綽有父風。無甯餘慶。才授自天。忠作於性。小試士元。驥足難竟。雲司發軔。績懋秋官。一麾出守。飲水十年。擢司鹺政。江淮之間。國賦充盈。晉掌畿闈。政簡刑清。民懷吏懼。名動天顏。恩隆晝接。聞呈妙技。遂穿

楊葉春入華林。金鞍抱月。經文緯武。右有左宜。來旬來宣。二東是綏。泰山之陽。滄海之湄。甘棠志愛。鴻渚
興悲。期月三遷。建牙西粵。峒雨蠻煙。雕題鳥舌。播德宣威。皇靈震疊。同文齊俗。平章和協。帝嘉厥績。試無
不可。旋移福曜。照臨江左。寬厚和平。玉音遙播。若覲天威。揭之中坐。服膺允蹈。政泯競絳。後樂而樂。先憂
而憂。以今擬古。文正爲儔。民溺是拯。力捐鶴價。公已來朝。不忍中罷。鑿卷成河。怒濤分瀉。萬楫千艘。安流
東下。甘泉入覲。寵錫頻豪。來衝臘雪。返趁春風。民擁馬首。喜歸我公。旋膺內召。遷少司農。聖朝懷遠。屯田
首務。不以充國。而誰可屬。祖帳青門。淒然滿目。詎謂永訣。公遂不復。忠義激發。慷慨直前。於時力疾。何惜
軀捐。黃河暮日。白草連天。旣至屯所。旋開陌阡。指揮丁壯。親投礮石。彌望荆榛。一朝全關。厥畝昀昀。其耕
澤澤。公瞻培塿。起復平沙。指示將佐。風鳥雲蛇。魚復八陣。是耶非耶。惟公所藪。歲稱大有。麥秀雙岐。禾易
長畝。蝗自何來。遙遙飛走。物則能感。數不可延。星芒墮地。箕尾歸天。某等交公。歷有年歲。公瑾醇醪。飲而
心醉。撫今歎逝。慟倍黃墟。聊陳絮酒。挽厥雲車。嗚呼。生寄死歸。公復何恨。國爾忘家人臣之分。英英白雲。
來歸帝鄉。千秋不朽。名列旂常。尙饗。

祭梁會庵明府文

穆穆我侯。敬明其德。友則因心。孝克似式。翼翼其顏。溫溫其色。秉是正直。孔武有力。載分符竹。迺宰巖疆。
過我京邸。飲我豆觴。歡若平生。嘉言孔彰。諏咨民瘼。結軫如傷。下車伊始。田疇瀦澤。人其魚乎。侯不安席。
傾橐金千。制水車百。以注之河。日減數尺。平流淺瀨。秔稻是宜。所獲十千。歲以弗饑。轉凶爲豐。維侯粒之。

人飽而歌。聲達京師。太常黃公。知侯最悉。日治祝阿。循吏第一。賑饑活人。富青州。匹善無近名。仁心爲質。維誠動物。昭格於天。恆惕步禱。飄澍沛然。嗷嗷之衆。以侯爲年。獨徭薄賦。省訟宥愆。吏不下鄉。民不識吏。雞犬夜靜。廳事晝闕。官民相忘。桑麻日遂。驚悍潛移。四境無事。今之吏治。矜廉炫明。取快一切。禁止令行。如侯所爲。無得而稱。日計則拙。月計則贏。道如國醫。培滋元氣。猛劑毒石。養生所畏。凋敝之餘。懷柔爲貴。豈弟君子。民之攸暨。維予與侯。相知頗深。人覩其面。我見其心。恥驚進取。懼媿影衾。遐哉邈矣。近古軼今。胡天不弔。奪侯之速。則不我遺。民之無祿。瞻仰昊天。輟春巷哭。靡瞻靡顧。公歸不復。嗟予與侯。分手幾旬。將軍西第。坐忘主賓。警欬在耳。已隔前塵。懷賢感舊。哀倍人人。維去載冬。扶匱遠至。侯出迎郊。旋臨喪次。矜我鮮民。慰唁周致。大事克襄。緩急之義。趙璧未返。不甯朝夕。跳身京雒。上下求索。游踪蓬轉。浮生駒隙。未獲執手。此恨曷釋。嗟侯正直。沒爲明神。義無相負。應鑒予眞。灑淚陳詞。沼繫澗蘋。幽明永隔。來格來歆。嗚呼尙饗。

公祭朱潔臣孝廉文

嗚乎。天津之水。大海在其東。百川萬壑。爭流競匯。而中州清淑扶輿之氣。於是焉窮。其沐日浴月。吞光吐景。浩蕩靈奇之所孕育。魚鹽贏蛤貨貝之湊。不能獨當也。必有瓊瑰絕特之人。如韓潮蘇海。擅一代文章之事者。出乎其中。而君於是乎鍾神毓秀。集於厥躬。故其發爲文辭。渺瀾空曠。不可爲涯際也。縹緲塵外。如三神山之可望而不可通。當其怒潮夜湧。靈濤山立。鯨抃鼉擲。足以駭心動魄者。固已極文章之變態。

矣。及其荒忽幽寂。令人之思議俱絕者。而神忽忽其來會也。又如伯牙候成連於海上。山林杳冥。情移心悲。而不見其刺船而來迎。惟其所得於己者。技進乎道。故齊得喪。忘毀譽。雖陋巷緼袍。蕭然有以自適。而千金之到眼也。如糞土。二豪之在側也。如蟻蠊。斯人而使之得志。足以黼黻皇猷。潤色鴻業。甯非吾道之隆。夫何一舉。恩子數奇。沒世。憤劉蕡之下第。嗟李廣之難封。生既阨窮。死尤索莫。獨其文章之不可磨滅者。雖埋沒淹抑。而熊熊光氣。上燭斗牛之宮。某等情深蘭譜。誼切梓里。或親奉周旋。或遙欽芳烈。聞君之奄忽。莫不咨嗟流涕。悲來填胸。然而可爲君慰者。娟秀拔地。有眉山之兩峯。而長公之才。軼羣絕倫。我輩當避此人出一頭地。他日繼君之志。而用其所未足。所謂嗇於身者。其後必豐。醴以絮酒。助以挽卮。其情之不容以已也。哀薤露而怨蘭叢。尙饗。

